



春秋折中 經

一
二
一

春秋稽古

平賀晉氏房父著 寫本七冊

經傳總論
隱 桓 莊



門口七 12
1436
卷 1-7

平與中節。安藝。儒未。又。物。周。易。心。解。
此。本。辨。記。周。官。集。義。等。一。等。一。等。一。
此。本。辨。記。周。官。集。義。等。一。等。一。等。一。
二。三。本。同。等。一。等。一。等。一。等。一。等。一。



春秋稽古卷三十五

皇和 安藝 平賀晉民房父 著

折衷一經傳總論

春秋

賈逵云。春秋取法陰陽之中。春為陽中。萬物以生。秋為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
劉熙云。春秋者。春秋冬夏終而成歲。春秋書人事。卒歲而完備。春秋溫涼中象。政和也。故舉以為名也。
賀道養云。春。貴陽之始也。秋。取陰之初也。
杜預云。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物茂卿云。春秋朝聘之名。莊子可證。管仲節春秋。可證。晉霸王以乘賦為史名。楚仇眎諸夏。以比檇杙。古時命名。質樸可見已。杜氏乃以錯舉四時為解。古豈有之哉。

折衷曰。春秋名義。賈劉等自是漢儒之言。非古矣。杜氏錯舉之解。在古當如是。實不可易也。史豈但朝聘也。物氏之說非也。以管仲言證之。牽強甚矣。晉乘楚檇杙。見於孟子。是戰國之稱。不必古也。而亦乘乘載之義。檇杙猶謂虎於菟。其方言耳。晉霸始於文公。何遽改史名。楚亦記國事。豈自仇眎乎。說皆不當焉。夫春秋魯史記之名也。周時自王朝以及諸侯之邦。莫不有史也。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於今可見者。尚書春秋是也。蓋周公輔成王。經營天下。禮樂刑政悉備焉。乃旁修立

史乘之法。褒善貶惡。以勸醒後人。伯禽親受於周公。亦用之。魯故春秋之大經大法。周魯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多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不其然乎。故傳曰。其善志也。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謂周公也。杜氏其意謂。修字不可屬周公。故以為孔子之事。而其善志也不得不屬周公。故曰。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註。多違旧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放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然則孔子特為正魯史而作焉。小矣哉。孔子而其然乎。且夫春秋魯之國書。而非廣及天下者也。孔子匹夫。私改易之。以正

魯國雖聖孰容之是知杜氏之非也然猶以爲魯之春秋所以度越後儒也後儒徒知爲孔子之春秋而不知爲魯之春秋也悲矣夫故春秋魯國之史而其義則周公之大經大法也而其經法史官之世守也孔子求道亦就而學之及其將興周道而干諸侯亦欲用之其所輔之固以爲史法也故竊批出之藏以待焉迄其不見用而滯休于魯懼春秋失其義迺命左氏使爲之傳以遺之後世蓋左氏者當時魯之左史而孔子親炙之弟子也春秋之義則以其官守素通知之故特命之何以知左氏非後人而孔子親命之左傳止于定公乃知孔子之經亦止于定公也後之史續錄經傳經終於孔丘卒傳終於哀公哀公之時孔子猶在焉傳不言哀公之喪

荀
而止于定公者稟命而作者明矣春秋文簡約無傳則後世不知其義此所以命之也夫春秋魯國之私書而孔氏有之者爲此之故也不啻春秋也魯國滅而典章文物從滅矣六經因孔子而存焉後世得窺道之萬一者賴孔氏傳之孔氏傳之者魯得用天子禮樂也魯用天子禮樂者成王賜之也則後學被成王之澤也大矣宋儒議成王此所以取左道也然先王之道典教唯詩書禮樂故孔子之教人亦唯詩書禮樂而已春秋者戒國家君臣之書而非教典也是故論語等無言及之者矣自戰國諸侯滅禮樂以名分率下當時儒者已不知道如楊墨孟荀可以見也秦漢相承以深刻視道且欲舍先王一崇孔子而無所見則謂孔子筆削六經以教後

世春秋於是乎公穀出皆任臆為之說雖後有劉歆服虔鄭
玄杜預宗左氏亦皆不知道春秋則不明矣自唐啖趙宋孫
程以降至以孔子為獄吏悲哉孔子欲行道於當世不得而
退教門人夫六經周之典籍也孔子周民而尊先王之人也
何私改易之古者學詩書禮樂各有方法不以方法傳而筆
削經典以垂教孔子豈其然乎戰國以後不得其方法秦漢
以申韓唐宋以夷狄於是先王之道滅絕矣可痛哭焉夫道
者安民之仁也非名分矣行者禮樂之經也不問心矣春秋
在古非學者之變然於今為求道之先務焉春秋其寢者賢
人君子也。蚤聖世不過之為士君子者可則而庶幾也。明經
者左傳也。古之君子愷悌而不苟刻故寢貶不過左氏之例。

夫春秋聖世之流蕩者也。故人情未變遺風存焉。禮樂未全
喪而又能守之。凡傳中所載善士亦是聖世之賢人君子也。
學者放效而行之則亦是為聖世之人也。且夫詩書禮樂當
時人所用傳中往々記之以是窺之則名物度數與其方法
明如觀火。乃六經可由以明之。六經既明而反觀春秋經傳
則莫不盡與道吻合者焉。故六經者道而左氏道之指南也。
故苟志道者當先熟左氏也。而亦非捨漢後之氣習則不知
聖世之情而道終不得矣。

孟子云。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殺其父
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
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折衷曰。聖人之道。平治天下之事也。孔子欲興之者也。孔子沒而弟子離散。道幾于熄。獨曾子之末流。以儒為事。時既禮樂絕迹。文物典章湮滅矣。學者無道之可談者。於是乎。躬性命之說。本一身心術。專以義為主。而孔子言仁。斯不可廢。乃仁義之名立焉。先王孔子之道。於是掃地焉。既失其本。故舍先王以孔子為道宗。且物亡而六經獨存乎。孔氏乃謂孔子。裁成六經以示教。則以已臆牽強附會。甚者偽造孔子之言。以銜于世。此道與世轉衰。勢之必至也。孟軻生於其時。以孔子自擬。欲事事比肩。此言也。為其解好辯之嘲。亦以孔子作春秋自比也。假合孔子作春秋。非行天子之事。又何有知我罪我之言。皆軻自言而高於世也。專行天子之事。豈孔子不

可得。則又以禹周公牽強之。此可與春秋比例者耶。且治紂之亂。武王之功也。不專在周公矣。治洪水。堯舜之命也。禹不得專之。況孔子何得專天子之事。且不言堯舜武王。而引禹周公。矯言非理可笑。夫平紂治水有其驗。孔子之春秋無其驗。無驗則其言不立。故張虛言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誕妄有甚於是乎。不待辨也。後儒之信軻也。以誅心文之。夫為亂賊者。心何懼之。借使心懼。而身為亂賊。何益。夫春秋魯國之典也。孔子魯人也。何私改易之。矧播之世乎。孔子決不作春秋。猶有數證。語在禦侮。凡談春秋。孟子以下皆妄也。

者。又云王老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折衷曰。王迹之熄久矣。然道則未滅。散在人。故孔子得大成。

之詩當孔子時始亡亦孟子所不知也春秋孔子之時未嘗出世亦未嘗作何有教亦妄說

又云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葉適云諸侯之為日存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此晉人之言春秋也教之春秋而為之尊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此楚人之言春秋也韓宣子所見孔子所修左氏所傳此魯之春秋也然則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當是戰國時妄立名字上世之史固皆名春秋矣

折衷曰葉禱杌前此未經見葉氏謂戰國命名或然然上世通稱春秋亦未可必也

又曰其事則存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折衷曰孟子務張王道而宗孔子春秋為孔子作而其事則桓文故難於其解乃偽造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之言以誣孔子上文畧歷敘舜禹文武周公下文又言己亦是以此為聖比肩而高於世也而其性善養氣四端等杜撰之說孔子無之則以春秋定孔子之禮而引之刻也孔子不云乎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謂以德化之也何議人之得失以為教乎既不知孔子其何私淑之有孟子他日又云仲尼之後無道桓文之事者孔子稱管仲自道存桓也天王狩河陽春秋道晉文也何曾不道孟子概不知桓文何知孔子

莊子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

又云春秋道名分

禮

○折衷曰孔子沒後不樂亡諸子各以意欲道如揚墨孟荀是也故當時解經非其舊莊周何知之徒以世儒之說言之耳董仲舒云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

○折衷曰孔子所為教者詩書禮樂禮樂亡唯詩書在焉春秋魯史也何以是為儀表自有孟子之言公羊出焉仲舒修公羊皆軻之奴隸於古曾不知也

○司馬遷云夫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後不能贊一辭折衷曰春秋魯史之成文也孔子既不能贊一辭何況子夏之徒乎凡此等皆杜撰之言也

春秋演孔圖云獲麟而作春秋九月書成

○折衷曰因麟而作孟子未之言緯書始杜撰之以九月書成實之以譎張人亦唯曰獲麟而作已至公年以獲麟終經自是之後絕筆於獲麟遂為定論蓋公穀之經取於左氏者有明證焉因知經本附左氏而不殫行左經終於孔丘卒既為孔子作則自書卒無其理故公年據緯書以獲麟終之穀梁從之也按左傳終於定公而哀公非其筆此以經止于定公故也蓋哀公在當世而未終故不錄之也後之史官尊孔子者續補經傳至孔丘卒也其旨較著無容疑矣則獲麟非夫子之錄也緯書公穀不之知妄立感麟而作之說秦漢削會往之如斯不足異也

孝經鈞命決曰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

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

○折衷曰：孔子之所志先王之道也。道豈在春秋邪？春秋其緒餘耳。其行則禮也。孝寓其中矣。孔子而志行止於此，則足為孔子哉？後儒概不信緯書，獨取此語以說春秋何也？

程頤云：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如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

○折衷曰：春秋者史也。而周公立大經大法，勸戒後之君臣，是以不過褒善貶惡而已。故曰：書不法，後嗣何觀？又曰：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因不記，記矣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不外此義也。程氏曰：經世之大法，是據莊子字面與孟子天子之事也。本其義則竊取之矣。其意謂魯春秋

史也。孔子春秋則別有義在矣。凡程之說春秋，深文刻薄，淫於高鞅，他不必論。夫聖人經世之大法，豈如是者邪？余謂宋儒以夷狄豈誣乎？

又云：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春秋之法，乃百王不易之通法也。聖人以謂王王不可復回，且慮後世聖人之不作也，故作此一書，以遺惠後人。使後之作者，不必徇若湯武，亦足以啓三代之又治也。

○折衷曰：孔子作百王不易之法，何不則著書，而因魯史簡約難知之書，立之法乎？且讀之未嘗見書經世者，乃迹其所為說，以指摘人之過惡為法也。以貴人為法，雖夷狄之治無之矣。況聖代乎？夫唐虞以來，雖代有損益，其所道者詩書禮樂

貴疑責

也。孔子教人亦唯是已。豈別有百王不易之法哉。詩書禮樂成仁以經世。豈在春秋乎。先王之道。陶鈞之術也。禮樂化凡俗以致治。後儒不之知。夫人治心為道。夫人治道。雖堯舜之世所不能也。胡安國務述程義。其所著春秋傳。只是呵責人者而已。平治天下之義。經世之變。無所見焉。可見宋儒之說。春秋不祇無益於王法。反使人倨傲失愷悌。而大毀俗矣。今程氏之言一見。乃知其違義悖理。而益世尊崇之者。何居時俗氣習所使也。因知學問責論世也。夫春秋戰國。漢六朝。唐宋士氣各有其凡焉。春秋聖世之流蕩者也。雖淫以涓涓。而遺凡猶在焉。及戰國。聖澤聲而滓穢存。過蒸消而廢豪興。加之人主公然廢王法。而用其霸術。忠臣唯以奉上為事。所孟

誤字

軻生其時。雖務張王道而不知焉。傲然自高。欲居聖位。任臆談道。流毒於後代。致使道蕩盡矣。漢以後。與世推移。不能返本。自夷狄入中國。士氣至宋而極矣。夫漢後求道。皆以孟子為極。不能超而上。所以不得也。今欲求道者。熟左氏而識其世。推而上之。足窺熙皞之俗。而反之六經。則聖人之道。炳如日星也。余故曰。不通春秋。左氏則知先王之道。亦難矣。

李楠云。春秋之不可以凡例拘。猶易之不可泥於象數也。

朱熹云。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

折衷曰。春秋高簡。舍凡例則不能言其義也。而儒者能言之。然其本由凡例畧通其義。而後縱橫言之。而上無所受。獨以已臆為是非。傲然曰。凡例不可拘。善惡自見。或曰。三傳亂春

秋而其說皆鑿空理屈其義深文苛刻以責人為事孫復曰春秋有貶而無褒甚乃邵雍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程顥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其殘忍斂弄聖經至若斯啖助趙匡為嚆矢程顥孫復其翹楚也自洙泗徒沒無一人知道故無一人知春秋也宋儒之所道浮屠之法而藉儒名其所談不過大學中庸故無大損於禮樂至春秋則傷害之已甚矣故春秋之亂賊當屬此輩也獨劉安世曰讀春秋者以為公穀左氏三家皆不可信而吾於數千載後獨得聖人之微意嗚呼其誣先儒後世之罪大矣劉氏在羣污之中為此卓絕之言可謂涅而不緇甚可崇尚也亦唯不知道故不知春秋豈不惜乎

項安世云說者謂春秋書其罪於策以示萬世故亂臣賊子懼焉非也夫名之善惡足以懲勸中人非亂臣賊子之所畏也彼父与君且不顧又何名之顧哉且弑逆之罪夫人知之非必孔子書之而後明也莽卓操昭之罪不經孔子之筆而閭巷小人至今知其為亂臣賊子也謂一書生操筆書之而能生其懼心者此真小兒童之見也曰然則孟子之言非典曰春秋之法謹名分防幾微重兵權惡世卿禁外交嚴圍衛是一統非二政凡所謂杜賊亂於未然者其理無不其也誅亂賊於已然者其法無不舉也此義一明亂臣賊子壞六合而無所容其身此春秋之所以作而姦雄之所以懼也

劉克莊云春秋作而亂臣賊子何以懼以事未形而誅心誅意

所以懼也。夫子身為匹夫。假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與亂賊何以異乎。然則春秋夫子之變何也。曰所謂夫子之事者。夫子以敬王為心。故春秋所記皆尊君抑臣。尊王抑霸。尊內抑外。書此也。諱諱此也。故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呂大圭曰。春秋魯史爾。聖人從而修之。魯史之所書。聖人亦書之。其事未嘗與魯史異也。而其義則異矣。世之盛也。天理明。人心正。則天下之人。以是非為榮辱。世之衰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則天下之人。以榮辱為是非。孔子之作春秋。要亦明是非之世因理。以詔天下來也而已。蓋是非者。人心之公理。聖人困而明之。則固有黎然當於人心者。彼亂臣賊子聞之。不懼於身而懼於心。不懼於明而懼於暗。不懼於刀鋸斧鉞之臨。而懼於倏然有

省之際。不懼於人欲浸淫日滋之際。而懼於天理一髮未亡之時。此其扶天理遏人欲之功。顧不大矣乎。

○折衷曰。後儒尊孟子如聖人。不能易其一語。欲以亂臣賊子懼之言說春秋。而夫子沒後。凡俗日漓。至戰國廉恥掃地。雖有春然而不成用。故各以己臆為理窟之言。雖更數十百家。累千言萬語。大抵不出三家之域。故特表之三家者。既不知孟子。安如春秋哉。先王以禮樂被天下。天下化之。而止于禮義。是即仁也。天下苟止于禮義。則何有亂臣賊子乎。孔子之意。豈獨在亂臣賊子為小矣哉。其視孔子也。且春秋之書。非可過亂賊。而謂力之作。孔子不如是愚也。項安世云。春秋之法。謹名分。防幾微。重兵權。惡世卿。葉外交。嚴閭閻。是一統。非

然恐秋

葉疑棄

二政此皆以己意當春秋春秋無言之者且夫先王之禮事
為之制曲為之防依禮則自無是等事舍禮而制之申高之
法而非先王之所為教也孔子曰道之以政存之以刑民免
而無取夫民無恥則何能懼況亂臣賊子乎又曰道之以德
存之以禮有恥且格夫恥且格者非凡靡之効乎孔子何以
春秋為教未然之理其已然之法舉亂賊無所容身者自我
言也亂賊其顧之乎劉克莊誅心誅意亦然假令誅心意不
誅其身使天下亂則春秋果何益天子之事此孟軻欲以已
距楊墨為治天下亂之功而興孔子並然孔子無其事乃強
以春秋為天子之事以予孔子也由是而又名分之說出焉
春秋自孔氏傳于世戰國儒者不知孔子所以藏之之意安

取當作耻

容當作容

蓋恐益

興疑與

謂孔子修之以為意科之說也雖孟軻亦然夫春秋魯史也
焉得為天子之事哉尊王敬君者臣民之義也孔子之心則
輔人主行道而安天下之仁也敬王非所其為心故遍歷諸
侯之國而不如周其意可見也又其尊君尊王尊則有之何
故漫抑臣抑霸抑外古者君臣內外各有禮君子守禮夫道
者仁也故離臣弑君而君無道於民則掩臣而顯君罪此春
秋之義也自秦始皇自尊大以法令馭天下臣子唯以尊君
為吏而不知道則仁焉以今視古故為此等言溜々皆然矣
呂大圭天理明人心正此則先王禮樂之教也故樂記明說
天理人欲而言禮樂以治性情離禮樂而言之宋儒之空論
無實用者也故不能一人曰我既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也古

史疑史
被恐彼

之學皆實而易也。宋儒則空理徒動口舌高妙其事皆可笑之事也。孔子之春秋不與魯史異別何所摸擬見其義之異果然則可指鹿而為馬乎是非之論古無之孔子明之而詔後世亦以己心言之春秋寧有之人謂宋學有體無用如其懼於心於暗於自省之言豈祇無用而已乎大是愚論至天理一髮未亡則癡人之說夢其愚不可及也聖人何知之試問如蔡京秦檜等身為惡亦賴春秋扶其天理遏其人欲乎此於其身於天下果何用也則孔子何功之有

黃仲炎云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何謂教所書之法是也何謂戒所書之事是也法聖人所定也故謂之教更衰亂之迹也為戒而已矣被三傳者不知其紀事皆以為

質
夏

戒也而曰有褒貶焉凡春秋書人書名或去氏或去族者貶惡其書爵書字或稱族或稱氏者褒善也甚者如日月地名之或書或不書則皆指曰是褒貶所繫也質諸此而彼礙證諸前而後違或更同而爵異書或罪大而族氏不削於其褒貶之例窮矣例窮而無以通之則曲為之解焉專門師授襲陋仍訛由漢以來見謂明經者不勝衆多然大抵爭辨於褒貶之異究詰於顛例之疑淳重煙深莫之澄掃而春秋之大義隱矣自大義既隱而或者厭焉不知歸咎於傳業之失而曰聖人固亦也故列知幾有虛美隱惡之謗王安石有斷爛朝報之毀遂使聖人修經之志更千數百載而弗獲伸於世豈不悲哉故曰春秋者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書也

折衷曰春秋者史而寓居臣之戒魯國之典籍而非被天下者也後世孔子之家傳春秋孟軻事之擬孔子然不知孔子所以用春秋之意妄偽造其義則丘竊取之知我罪我等之言以誣孔子自有孟軻者孔子之道晦昧極矣後儒一以孟軻為教故其於道皆北轅適越春秋最甚矣公穀以下毫無所得則不須辨之今且舉其說之不當理者言之夫春秋非主褒貶書但行事之得失褒貶以示勸戒黃氏所謂所書之法即褒貶也舍褒貶由何見法故褒貶者春秋之準繩也無準繩而求法於己心是從儒之妄何得法故郝敬云春秋一書千古不決之疑幸也非春秋可疑世儒疑之也春秋幾周射覆笑朱熹輒云是非之公果尔一人操筆是非乃定何為

至今紛擾之十人十法百人百法莫歸於一乎可見舍褒貶之無法矣黃氏以教屬法以吏屬戒然教無象無象則無法無法則唯事而已唯事而已則二十一史皆春秋也故春秋之法褒貶也而亦非以己心求之如公穀也孔子命左氏作傳舉例此孔子遺其法於後世也取法於左氏無所不足又無餘焉質諸此而無擬諸彼證諸前而無違諸後其事同而爵異昏罪大而族氏不削者亦有事宜在非先知道而能讀春秋及左氏者則固不能知焉其覺礙違者指南之失方也則褒貶何窮之有凡漢後之依褒貶者舍之者尊崇經者謗毀之者均皆癡人夢中之言耳

又云昔之善論春秋者惟孟軻氏莊周氏為近之軻之說曰孔

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是以戒言也周之說曰春秋以道名
分是以教言也斯二者庶幾孔子之志也夫人之所以異於禽
獸者以其有道也如是而君臣如是而父子如是而長幼男女
親疎內外之等差不齊也叙此者為禮順此者為樂理此者為
政防此者為刑堯舜三王之治皆是物也時乎衰周王政不行
物情放肆於是紊其叙乖其順廢其理決其防而天下蕩然矣
孔子有憂之而無位以行其志不得已而即吾父母國之史以
明之陳履轍所以懼後車也過人妾所以返天常也

○折衷曰戰國士之既不知道孟莊之二語最足證之夫春秋
可使亂臣賊子懼之書乎故不懼矣而云懼此孟之誕也亦
本不知也春秋不名分者衆矣而以是言此莊之妄也左道

者美知焉黃氏不就經而考一由二氏為說所以益遠乎春
秋也其君臣父子之言如可聞也而亦空論夫五倫達道也
先王所以布教化者是已維持之者禮樂也禮樂者道之統
也孔子之所志在禮樂禮樂物也離物而道不可行豈不得
已乎何在區區春秋焉春秋史也其陳履轍懼後車徹乎微
何能過人變返夫常持其說而讀是書者專以謗人為憂吹
毛求疵未見一人過人變返夫常者也果然則春秋使人陷
於不德之書也孔子豈然乎實孟軻啓之

又云霸圖之盛王迹之熄也會盟之繁忠信之薄也雖有彼善
於此者卒非治世之事也聖人何獲焉至於夷狄之陵中國臣
子之奸君父鬪于戈以濟貪忍之志悖天理以傷天地之和者

亦何待賤而後見為惡也

○抵衷曰亦是以孟子視春秋之世肆口以無人失禮為合于禮者也賤焉行非禮者也概為以非治世不獲有亂賊故無賤殘忍刻薄聖人豈如斯乎其悖天理傷天地之和者實黃氏之言也請詳論之霸圖之盛忠信之薄無義戰皆以王迹之熄也原王迹熄之由乃王不務德之故也成康之世無有此焉務德故也故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凡天下叛亂罪在王矣故孔子不咎世其遍歷諸國欲輔人主而與王道也自漢用秦法後代相承不復古人君放肆於上置而不問唯臣子名節自勵故閉國一二主之後皆亂世且國勢醜惡不及春秋遠甚矣而儒者不

自省漫非春秋且惡霸甚矣夫霸固非盛世之事然周東遷庶於滅矣天未喪周則不得不霸盛也桓文出而會盟信焉戰有義焉故周猶有三百餘年之淹桓文之迹熄而為戰國周遂滅矣夫漢文光武唐太宗宋明之祖其德可與桓文頡頏於馭天下則桓文猶用先王之遺漢後乃戰國之習皆其所謂霸術者豈同日之談乎春秋雖非治世未至稱亂也蓋人情風俗與世推移聖人務存風俗禮樂是也春秋之時王綱解紐雖有禮樂而為虛文人習於世流蕩放肆以成俗然而先王之化未全喪若管仲之仁掩天下子產之禮以衛國晏子叔向狐偃趙衰趙盾隨會季友臧文仲子犬叔蘧伯玉子臧季札目夷子罕令尹子文沉尹成百里奚孟明視其他不

遵故舉此皆春秋之大賢而能守先王之禮與漢後所謂賢人君子忠臣義士者亦不可同日而談何則昔之行以禮動故君子之褒人必以禮也左氏所記可見此當時道存故也孔子之望人無他欲如之數賢也故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亦可以為成人矣漢後之士皆戰國之遺習其上者纔至孔子所謂今之成人何可與被聖化者比夫稷契伊呂周召尚矣無迹可見也苟志於古者當以之數賢為則而闕其疑殆謹用其餘則可弗畔也孔子之教子張卽是也而云雖彼善於此者聖人何褒焉黃氏其時何世其身何德而蔑視古人至如此乎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趙盾之詰董狐崔杼之殺太史疾惡名施於

後世也是以人難於為惡然則髮之教大矣而云何待髮而後見為惡也凡儒者不師周孔之溫良而學孟子之鹿豪亦習氣使然也夫孟軻雖談道哉戰國人而戰國學也與孔子實為冰炭故非廢孟子則不能詣聖學之域不可不知焉儒者又云孔子借春秋賞罰天下或云孔子匹夫不能賞罰天下褒貶豈賞罰之類乎其賊道至如斯惡夫

又云苦夫筆削有法而訓教存焉崇王而黜霸尊君而抑臣貴華而賤夷辨禮之非防亂之始畏天威重民生為萬世立治準焉嗚呼使後之為君父者臣子為夫婦為兄弟為黨友為中國御夷狄者由其法戒其吏則彝倫正而禍亂息矣

折衷曰春秋周公之訓教存焉孔子不贊一辭何有筆削崇

戒

王尊君者一端也、春秋之時無霸則天下大亂而國滅久矣、
何黜之、君待臣以禮、臣事君以敬、聖人教之何漫抑臣、辨禮
之非、防亂之始、畏天戒、重民生、或有之、至為萬世立治準則、
非春秋之吏也、其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法與吏、春秋何
所見之、皆空論也、殊不知此皆道之躰、而春秋其緒餘也、蓋
春秋之後、老聃徒出、思虛文、談心性、以譏我道、時既禮、樂蕩
盡矣、故儒者亦談心性、與之爭衡、觀中庸書可見焉、遂以心
術為道、別以春秋為經世書、故莊子以經世言之、孟軻亦為
然、故以亂賊懼言之、其然豈其然乎、皆不知也、後儒不晰原
委、一宗孟軻、黃氏此言、亦據孟子附會、請又詳辨之、夫聖人
之道、仁也、仁治天下、民之謂也、凡天地間之蒼生、皆天之所

生、謂之天民、天不能自治之、立之君、使之治、是曰天子、故天
子代天治民者也、故曰天工人其代之、夫君亦人也、民亦人
也、而居之崇高之位、翼載共給、為所驅役者、以其治已故也、
故德則后也、虐則讎也、是以人君體之仁天下、易曰、元善之
長、體仁足以長人、堯舜禹湯文武之所為、詩書之所載、莫非
此者、此道也、外此非有所謂道者矣、故施虐於民、則天命革、
詩云、天命靡常、又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
不易、不罪代者而罪無仁者、晉滅同姓、以無道於民、罪虐是
故、時日害喪之歎、願征己之情、不以民為非、湯武以聖人放
伐天子、孔子欲往公山不狃佛肸之召、此先王之道、仁而尊
君者一端也、戰國道滅而無仁、各欲私天下、以詐力爭天

下以威武取，下刑名於是起。尊君如天，抑臣如土芥。秦漢以後相襲，以尊君為臣子第一義。加之不知道，故其說春秋舍仁而言義。據孟子動輒曰崇王黜霸，尊君抑臣。戰國說士之于時君，王霸對說，以詐力為霸道，進疆國之術。於是乎孟軻道仁義，張王道，遂有王霸之辨。其霸即戰國所謂霸，而非春秋之霸也。霸謂諸侯之長，桓文亦王道，寧有別乎？蓋孟子合非不知之，但世間概為然，因亦以此導之也。而春秋桓文之更，則仲尼言霸，故以天子之事也。及其義則丘竊取之，以為遁辭也。但其所謂尊王者，王道也，非尊周天子，不然何勸存梁君以王乎？世儒不惟不知春秋，亦不知孟子也。黃華賤夷，則然矣。但當時之夷，多是子爵，而列五等，非後世匈奴契丹

黃當作貴

突厥烏孫等之比。其侵陵中國，非如漢晉以後也。然孔子稱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我其被髮左衽。是管仲擅夷狄以仁天下也。孔子於管仲猶尚如此，何黜桓文可知。孟軻皆與孔子反也。宋儒不信孔子，一宗孟軻，其所唱性理學，天下翕然崇信之，而謂繼不傳之正統，又謂聖人修春秋之志，屈於千數百載而伸於今也。其道之當否，且不論矣。至宋邵元一統為天子，堂堂華夏，鞠為左衽。蓋當時君民，非不奉崇其道，而使聖人之志能伸者，果如斯乎？已不能而唯譏古人之務，凡為此說者，皆聖人之罪人也。

春秋廢三傳，而以臆決。唐啖趙為偏，至宋孫復程頤，遂以為斷獄之書。自是之後，而各自設說，然大抵不過逐孫程

二氏之形影耳、黃仲炎論頗詳、故特表出而辨之、餘不盡論、可類推也、

王申子曰、春秋有貶無褒、乃夫子一部法書、出於周公之禮、則人於天子之法、撥亂反正、無罪不書、其志封疆者、所以著侵奪之罪也、其志世次者、所以著篡弒之罪、志禮樂志正朔者、著僭竊無王之罪也、志官職志兵刑者、著違制害民之罪也、

折衷曰、夫子欲撥亂反正、則何不別作書乎、寓諸春秋、非隱語而何也、人何曉之法書、豈如是者乎、侵奪篡弒僭竊違制、春秋明書之、其志封疆世次官職兵刑者、何皆其罪邪、既為法書、則何不奉其罪而正之乎、何反正之有、夫子聖人而以溫良恭讓讓行之、不如是刺果如所言、則天子亦罪人也、何

乎、周公以禮成春秋、夫子取以為法書、此侵奪也、匹夫而行天子之刑、此僭竊無王也、吾國之典籍、竊取而筆削、擅行之於世、此過篡弒之罪、聖人雍容以德化下、而作為法書、妄詆譏人、此違制害民也、是所書之罪、皆自犯之、而啓人之殘刻者、亦春秋人之所無也、誣哉、誣哉、宋儒流弊、皆如此、其尤可笑者、曰侯國不合、自稱元年、故書元年、魯不合、以子月為春、故書春、魯也不知有王、故書王、子月非正月、故書正、此等不辨菽麥者、其黨喜之、故傳也、春秋縱為法書、其體則史也、不得書歲時月日、書之何有、譏貶元首也、正長也、一世之首、一年之長、故書元年、正月、以秦漢後、天下一家、視之、烏知各國不稱元年、雖時有僭竊、何稱不可、稱之元年、以子月為春、

周制也魯何不用之子月為正亦然豈魯之私乎以孔子云行夏時為此說也孔子不云行周時則非魯時可知矣子月既春則何不以為正此周公所定魯何與知之其稱王非彼所知也但以不合稱元年以子月為春子月非正月故書元年春正月觀之則書王者王也而為不知有王書法相反然則善亦罪惡亦罪也聖人之法書如是者乎甚矣宋學之賊夫子也按以元年與公為僭出年胡安國儒者既引道入夷狄宜宋為胡所滅也王申子元人不足言焉

黃澤云杜氏云凡策眉皆有君命謂如諸國之事應書於策須先稟命於君然後書如此則應登策書事體甚重又書則皆在大廟如孟獻子書勞于朝亦其例也據策書事體如此孔子非

史官何由得見國史策文與其簡讀本末考見得失而加之筆削蓋當時史法錯亂魯之史官以孔子是聖人欲乘此機託之以正書法使後之作史者有所依據如此則若無君命安可修改史官若不稟之君命安敢以國史示人據夫子正樂須柴大師師襄之屬討論詳悉然後可為不然則所正之樂如師擊之始闢雖亂洋洋之乎盈耳時君時相謂之全不聞知可乎又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其餘可知也蓋當時魯君雖不能用孔子至於託聖人以正禮樂正書法則決然有之如此則春秋一經出於史官先稟命於君而後贊成其事也

折衷曰黃氏與杜預氏同其意而又以意詳其事孔子筆削

相傳久矣，皆不能排之也。殊不知不唯春秋也，凡諸經傳於後世者，以孔氏藏之故也。春秋若止魯有之，則其滅久矣。今人何得見之？謂孔子作者，自孔氏傳故也。然則孔子寫取之者明矣。孔子經歷諸國，就賢者，就不賢者，而大成者，禮樂是已。春秋非通方之書，經法所在，唯周魯故。雖孔子不得不學于魯史，昭定之時，季氏專魯，史之直筆，其所疾也。孔子當其時，安使之正？況時勢非及於此者乎？孔子正樂，私與師襄屬討論者，或有之，必非君命。左氏錄瑣碎，若有之，不可無錄，亦可以證也。洋洋盈耳，只是稱美師擊之言耳，非謂正後之音也。但此等不必辨，第其言孔子不能筆削春秋，甚確論足釋十載之惑，故錄之。

呂大圭云：自世儒以春秋之作，乃聖人賞善罰惡之書，而所謂天子之事者，謂其能制賞罰之權而已。彼徒見春秋一書，或書名，或書字，或書人，或書爵，或書氏，或不書氏，於是為之說曰：其書字，書爵，書氏者，褒之也；其書名，書人不書氏者，貶之也。褒之故予之貶之，故奪之。予之所以代天子之賞，奪之所以代天子之罰，賞罰之權，天王不能自執，而聖人執之，所謂章有德，討有罪者，聖人固以自任也。夫春秋魯史也，夫子匹夫也，以魯國而欲以僭天王之權，以匹夫而欲以操賞罰之柄，夫子本惡天下諸侯之僭天子，大夫之僭諸侯，下之僭上，卑之僭尊，為是作春秋，以正名多而已。自蹈之將，何以律天下？聖人不如是也。蓋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以言，故夫子得因魯史

以明是非賞罰者。天王之柄，非得其位，則不敢專也。故夫子不得假魯史以寓賞罰，是非道也。賞罰位也。夫子者道之所在，而豈位之所在乎？且夫夫子匹夫也，固不得擅天王之賞罰。魯諸侯之國也，獨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擅天王賞罰之權，乃夫子推而予之，則是夫子不敢自僭，而乃使魯僭之。聖人尤不如是也。大抵學者之患，往往在於尊聖人大過而不明乎義理之當然，欲尊聖人而實背之，或謂春秋為聖人變魯之書，或謂變周之文，從商之質，或謂兼三代之制，其意以為夏時殷輅，周冕虞紹，聖人之所以告顏淵者，不見諸用，而寓其說於春秋。此皆繆妄之論。夫四代禮樂，孔子所以告顏淵者，亦謂得其志行道則當如是，豈有無其位而修當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

代之制乎？夫子魯人，故所修者魯史，其時周也，故所用者時王之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修於春秋之時，而竊禮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於誣聖人乎？除者妄相傳襲，其為傷害義於甚。後之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諸儒之說既破，而後吾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旨，與夫孟子所謂天子之事者，皆可得而知之矣。

折衷曰：左氏知道者也，故其論得失必曰禮也，非禮也。後儒不知道者也，故曰是非夫是非不公者也。孟子以下各取己所見以為是非，百家所以分也。是故聖人不以是非為教，夫人心之公者，唯聖人非衆人所及也。故聖人窮理盡性，因義

而制禮使民由之孝弟忠信其他名教是也由之者皆是也取是非於己心如諸儒談春秋者則皆非也春秋之大經大法者周公之禮也其禮所在自左氏之例而見焉廢左氏之例則無準繩無準繩而以己心是非之皆妄也是則且舍焉呂氏非斥夫子作春秋而行天子賞罰之說甚確實故錄之顧炎武云春秋不始於隱公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於中世當周之盛朝觀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自隱公以下世衰道微史失其官於是孔子懼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無所改焉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隱公以下則孔子以己意

修之所謂作春秋也然則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後之者也惜乎其書之不存也

折衷曰春秋豈一人之筆邪又豈皆良史邪韓宣子所稱謂周公之法也故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謂良史者哉魯史之法固與諸國異也史官能得周公之法而記之故韓宣子云然如乃他國史官各以意記之故夫子謂董狐良史也孔子不作隱公以下豈有別曰作者孟子之誕也曰有不修春秋公羊之妄也顧氏是僻說不足言恐後進眩其新奇故辨之孔子藏隱公以下故傳焉如惠公以上哀公以下則與魯共滅誠可惜矣

左傳

物茂卿云魯春秋即左氏之書是也。孔子抄出之，以示大義。猶如史記年表通鑑目錄也。左書中如書不書，故曰之類，是後人傳會也。又云韓宣子所見魯春秋，即丘明所藏其文也。故公穀稱傳，而左特稱春秋者，以此後世微隱括其文，稍加書不書，故曰之類，以成傳體，遂有左傳之稱。

折衷曰：物子見道體則明矣。其於六經研究未遑，故未能排孔子作而經文簡約，其義不可得，乃以左氏為春秋。左氏已為春秋，則不可有例，故為後人加書也。藉令左氏為春秋，而無例，則何由得其義，乃只是史而已。公穀之文，自是漢之傳體，非古也。古所謂傳者，如大傳、閒傳、凡易傳、禮記等，敷衍明其義者是也。左氏緝錄諸國記載，昭明其事，即傳也。傳中錄

至零碎者，魯史何及此。

杜預云：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曰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折衷曰：周公之典則存乎史官，丘明為世官，則固所熟知也。若須傳授而知之，則雖孔子不得受於丘明，是故春秋之傳不得不出於丘明也。郝經不知之曰：夫子不傳顏魯，何傳丘明也。可笑。杜既為孔子作，故謂丘明受於孔子也。其先後依錯之事，固有之，但杜截斷連屬之文，而配于年，此其誤也。朱熹云：春秋之書，且據左氏當時聖人據實而書，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

所在竊恐不然

折衷曰有一代之公論有一世之公論有一黨之公論而無通天下古今之公論矣何也人心隨俗習而成性故也通天下古今之公論者聖人之道也猶執己所見而不知為聖人據實而書而言其是非得失者諸儒也無規矩而為方圓於己心於是乎任口譏詆古人豈公論乎

又云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

折衷曰此自有左氏後之言也夫春秋簡約不由傳安得事實既不得事實何見善惡天例者周之禮而周公之德之所建左氏之所記是也但在當時得事實則義自見不須例也韓宣子一見而歎是也於今無例則何以知周公德之所在

哉左氏詳記事實兼明例者為慮後世不能通於春秋故也無左氏而獨讀春秋雖有大聰慧不能知為何義焉桓譚曰左氏經之典傳猶衣之表裏相待而成經而無傳使聖人閉門思之十年不能知也知言也其始由左氏通其義而後皆之公教叔之至宋汎濫自逸本不知道故皆悖於聖人之義悲夫左氏之例春秋之規矩也朱氏欲廢規矩而為方圓何知春秋

黃仲炎云先儒謂左氏非丘明丘明乃孔子前輩故孔子云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先丘明而後已尊之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蓋今左氏傳即楚左史也古者史世其官則傳是書者倚相之後也故左傳載楚事比他國為特詳是得

其實

折衷曰遷固以來以左氏為丘明雖無證據要之非七十子以後之人也凡禮記家語孟子等所載雖去孔子不遠其中與道背馳者不為不多焉以其出於七十子之後禮樂亡唯議論是務以己意附會故也惟左氏則不然事皆以禮斷之絕無戰國儒者氣象其所論莫不悉合於道矣宛然春秋之人物而亦有非學道不能道者也則為孔子親炙人無疑矣乃漢儒以乃丘明不可妄非也蓋魯史官以世官姓左丘明其名也朱彝尊云司馬遷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風俗通曰丘姓魯左丘明之後然則左丘為複姓甚明孔子作春秋明為作傳春秋止獲麟傳乃詳書孔子卒孔子既卒周人以諱

事神名終將諱之為弟子者自當諱師之名此第稱左氏傳而不書左丘也此說雖有理馬遷應劭不可信古人臨文不諱故錄論語者書左丘明不諱之況左氏不可定為左丘明者乎後儒謂左氏非丘明丘明亦非孔子之弟子曰論語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夫子自比皆引往人故曰竊比於我老彭則丘明者夫子以前賢人唐啖助趙匡唱之宋劉敞朱熹和之自是之後皆王張之或云虞不臘秦語庶長秦官或云左氏紀韓魏智伯之事及趙襄子之謚此既廢左氏乃妬夫子賢之故為此等言也夫以曰丘亦恥之律之比於我老彭以為往人則稱顏淵曰為之宰曰我與汝不如者亦為往人乎且丘亦恥之可與比於我老彭一例視乎大是牽強如虞

不臘臘字自古有之是則通稱而殷為嘉平周為蜡秦直以臘為號也庶長春秋之時秦官猶楚官有令尹陳官有司敗非始於始皇也左傳哀公以後文章大變必是後史官尊孔子者續經傳至孔丘卒較然明矣則當有趙襄子之謚也以敬仲之占史蘇之繇由生之託狐突等謂之誣此即所以其不知道也既不知道焉知春秋不知春秋焉知左氏余詳辨之禦侮中不贅于此又以左文為浮誇譏之夫左氏與詩論語相頡頏自是礼乐未亡時之文章大非有孟荀憤野而戰國麁豪氣象之比也宋人夷狄之氣習殘刻而俚鄙安知左氏之郁々者乎里婦而西施之醜不量之甚也殊可笑者以左氏為倚相之後曰載楚事特詳也此大不然也楚詳不

及齊晉諸國苟有目則知之哉傳曰左史倚相是左史官而非姓氏也列國皆有左右史史世官則諸國亦然何獨楚焉乎此皆小兒之口語晦菴理學者以為宗師而欲曲排左氏人欲之私不覺為愚論也通考傳文左氏亦以魯為內為魯人無可疑矣且他國之史即尊九子何為之傳能思者知之黃氏謂朱得實項安世以為魏人皆嫉左氏之私心不天理之公者也可笑可笑

又云公穀亦莫明其所自來或云子夏門人要皆非親受經於聖人老故於說經首失其義而其間亦有得者穀梁氏耳若其載事實則左氏尚可考故嘗據夏以觀經夏或抵牾難於盡從則以經為斷上以仲仲尼之志

析衷曰公穀者漢人之偽撰曰子夏傳來者誕妄之說也其不知古而尤氏不與漢時氣習合故別以己心為傳稱子貢說以趨於時好是以自董仲舒諸儒皆尊信之然本陋儒之說而其所因者尤氏也故及尤氏真而目出二家遂不振宋儒不取公穀亦以不與當時氣習合故也其覺穀梁之可者以刻於公羊故也公穀之經取於尤氏間以音通易字耳僖公元年尤氏經曰春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曹伯公穀並作曹師而穀梁以為曹伯此緣尤氏作曹伯而知之也此其證也郝敬云公穀襲尤而加例胡氏襲三傳而加鑿說亦以尤氏為先出又尤氏之傳止於定公乃知孔子之經亦止於定公後之續經者以孔丘卒終之其義甚明也公穀不之

知自謂孔子之經而無可書孔丘卒之事故以意改之終於獲麟自時厥后皆謂孔子感麟作春秋夫感麟作春秋豈足為孔子況不作乎又尤氏經傳別行公穀傳附經乃尤氏為本經無疑矣胡安國經文多依公穀以其說類己故也公穀胡余作其妄別有論著故本章內不多及焉宋後視尤氏如仇讐然不得不取其事實故黃氏亦云尚可考夫尤氏非正則更實亦非正何用之為

葉夢得云古有尤氏尤丘氏大史公稱尤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尤氏而國語為尤丘氏則不得為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

代

析衷曰左傳國語文體之不同自傳玄以下歷代諸儒論之

足

詳矣。今一覽判然，不但此也。與左氏矛盾者甚多，必是戰國之末，秦漢人所為者也。五行非古，故左氏無之。國語則言之，周易之占，與左氏大異。其載管仲等之吏，非春秋氣象。蓋敷衍左氏間，造成事實，別為國語。而左傳傳稱丘明作，故冒名亦為丘明也。此際偽撰極多矣。六經之緯，候春秋傳之公穀詩書之序，諸子之管晏、老家之列子，皆是也。不是異，馬遷下言失明，故上省明字，只曰左丘，豈為別人乎？葉氏因之，左傳為左氏，國語為左丘氏，過矣。

薛應旂云：余觀左丘明春秋內外傳，殆游夏之流，非特諸子之倫也。故賈逵、王肅、虞翻咸高其人，治其章句。迨宋儒因唐韓子謂左氏浮誇，柳子又謂其說多淫，遂謂魯論所載丘明非傳春

秋者，於是析一人而二之。至論其所謂淫，乃召言於晉，神降於莘之類，不知有常必有怪，亦陰陽之義也。且事有傳疑，春秋所許，以是為浮淫，而并疑夫子之所述，過矣。鄭夾漈誌氏族，亦主其說。謂傳春秋者，左姓丘明名，其在魯論者，則居於左丘，以地為氏者也。至考其誌，詳載氏族，終無左丘氏，不亦自相矛盾乎？及觀楚紀，何子元巡撫雲南時，有石言於滇，何禱于神，躡飛石裂，道人至今能言之，焉可誣也。往見余，大史子華歷證左丘明，即傳春秋者，今山東通志可考見云。

宋祁云：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亦皆出子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矣。蓋十五義或謬，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在唐名

治春秋據訛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尊之曰孔子
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於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
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因持一己之固
而倡茲世則誣証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乎徒令後世穿
鑿詭辨詬前人捨成說而自謂紛紜助所階已

葉適云公穀末世口說流傳之學空張虛義自有左氏始有本
末而簡書其存大義有歸矣故讀春秋者不可舍左氏二百五

十餘年明若晝一舍而他求多見其好異也

朱彞尊云孔子作春秋若無左氏為之傳則讀者何由究其衷
之本末左氏之功不淺矣匪獨詳其事也文之簡要尤不可及
卽如隱元年春王正月傳云元年春王周正月視經文止益一

周字耳而王為用也春為周春正為周正較然著明後世黜周
王魯之邪說以夏冠周之單辭改時改用之紛綸聚訟得左氏
片言可以折之矣

折衷曰後世祖窺春秋大意者猶有明錢鼎著春秋志八卷
未見也夫公穀以下所說春秋聖人何有之惟左氏溫潤間
雅自是三代氣象蓋諸君有所見而其論亦皆正焉雖然若
孔子作之則不得不外左氏而取義也乃邪說卓犖後左氏
而出卽辨之彼安肯服以其出於孟子未有點之者我甚病
之流毒惜諸君之不及

李時成云世之談者云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意亦以敬仲之
占史藪之繇申生之託狐突諸數事為左證驗而故入以誣獄

邪是大不然蓋左紀事書也事以紀文情因事顯事可見情不可見事可尽情不可見可見可盡者書之不可見不可盡者存之存之者俟後博雅君子推類而識取之也譬之相馬者然辨毛色別齒牙即使臆獲當之罔有遺照乃若求神氣于驪黃牝牡外則非九方臯未易能為甚哉識之難也左之為史也其有所因乎事因舊而情則俟焉其以誣書邪特毋尤彼誣邪彼方以誣尤彼我又坐彼以誣殆蕉鹿所爭夢中說夢而據堂判案標兩造而持衡者又一夢邪嗟哉嗟哉左負屈蓋千載矣姑無他論即趙盾許世子諸獄仲尼修經悉取裁焉乃有恥巧言令色足恭者而顧自為此誣艷書哉必不然矣然則左蓋經教也以文章令申視彼者毋乃異乎

凌稚隆云世稱左傳為丘明所著其說自班馬劉杜諸家及唐啖趙二氏謂丘明既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沒已多年猶得記趙襄子謚朱子謂觀孔子左丘明取之丘亦取之語意其人當在孔子前則左氏傳春秋者非丘明蓋有證矣故說者以為六國時人蓋以所載虞不臘語至秦始皇始稱臘日也則臘取臘祭之義秦以前已有此字已有此名矣又以為楚左史倚相後故述楚事極詳不知事詳大國小國之事易舉史體宜爾竊觀左氏文豐潤華艷自是春秋文體絕無戰國麗豪氣習迹其記事之詳疑是史官信聖之篤疑是孔門弟子又考戴宏序所載公羊氏五世傳春秋因疑左氏當是世史其末年傳文亦疑是子孫續而成之者以故通謂之左氏而不著其名理或當然也蓋朱

子曰傳中無丘明字陳止齋曰左氏別自是一人為史官者又曰自古豈止一丘明姓左意正如此

又云按三傳所載經文亦各乖異事同字異如儀父盟蔭盟昧之類事字俱異如尹氏卒君氏卒之類馬端臨氏謂公穀直以其傳挽入正經而在則經自經傳自傳至元凱始以左傳附經之後據此當知三傳惟左氏經文足稱古經若其所書孔丘卒則絕筆後弟子增入非古經矣

黃澤云左氏作傳必是史官又是世官故末年傳文當是其子孫所續

王鏊云左氏疏春秋載二百四十二年列國諸侯征伐會盟朝聘宴饗名卿大夫往來辭命則具焉其文益爛然矣於時若臧

左

之

僖伯哀伯晏子子產淋向叔孫豹之流尤所謂能言而可法者下是則疆場之臣有若展喜呂鉅甥賓傭人解揚奮揚蹶田方伎之賤有若史蘇梓慎裨竈蒯聶齊和緩祝鮀師曠夷裔之遠有若邾子支駒季札声子沈無戎遠啓睡閨門之懿有若鄧曼穆姜定姜僖負羈之妻叔向之母皆善言焉於戲其猶有先王之風乎其詞婉而暢直而不肆深而不晦精而不假銳削或若刺焉而非贅也若遺焉而非次也後之以文名家者孰能遺其是故遷得其奇固得其雅翰得其富駟得其婉而皆赫然名于後世則左氏之於文可知也已而世每病其誣蓋神怪故祥夢卜讖兆之類誠有類於誣者其亦沿舊史之失乎雖然古今不相及又安知其果尽無也然余以哀公而後文頗不類若非左

氏之筆豈後人續之邪未可知也

啖助云左氏傳自周魯晉齊宋楚鄭等之事最詳晉則每出一師具列將佐宋則每因興廢備舉六卿

列賦云左氏紀年序諸侯列會具舉其謚知是後人追修非常世正史也

汪克寬云左傳所載諸國事春秋不書者甚多如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陳陀殺犬子免鄭弑昭公及子豐子儀衛成公殺叔武曹公子負芻殺犬子之類皆當時不告於魯魯史不書於策故春秋不得而書非削之也蓋左氏所據者春秋之史而天子筆削魯國之史宜其詳畧不同也

折衷曰右皆能讀左氏者古者公卿稱謚其他多稱字觀論

左

語可見也左氏修傳後之且具其人之名字謚號使後人知之劉勰氏未及知之也又傳取諸國記載而直書故或有典經牴牾者此左氏不用斧鑿甚可嘉亦不可不知焉

隱公

啖助云幽厲雖衰雅未為風平王之初人習餘化友變風移陵遲久矣不格以大平之政則比屋不句勝誅故斷自平王之遷而以隱公為始

折衷曰天子之邦朝歌謂之雅野謠謂之風諸侯則朝野通為風詩經原志詳之漢儒視詩如春秋故去自黍離降為國風無復有雅今助相公因孟子之語為是說安知風雅其比屋不可勝誅此何言也賊道傷孔子助何不誅已心乎

鄭樵云周家之興歷年八百，夫子以前四百載東周之事，托之春秋，而隱公元年實為後四百始年，此春秋所以不得不始隱也。

程頤云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道絕矣。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

趙汴云孔子作春秋，平王以前不復論者，以其時天子能統諸侯，故也。始於平王者，所以救周室之衰微而扶植綱常也。

折衷曰：仲尼之時，周末亡，何由知其八百而中分之乎？鄭說不勝可笑。程頤據孟子然以無王者則不待平王春秋之神迹未全熄，詩教亦存焉。有孔子之時，二者幾乎熄，顧孟子亦

以孔子時言也。春秋縱令如諸子所說，可得救周室之衰微乎？判人之得失，何扶植綱常之有？詩書禮樂，此其物也。孔子宥舍之事，是迂遠竊謂孔子之意，若得志亦以春秋為史法，而東遷以後，風俗大變，人情從殺，平王以上不合時宜，故始隱公。在平王以後，則始惠公亦可，始隱公亦可，始桓公亦可，豈有意於始之邪？又或孔子藏全書，左傳以隱為首，因以失之，亦不可知也。要非義所與舍之可也。

毛奇齡云春秋始魯隱公，並無義例。或曰以平王東遷而王室卑也，夫平王東遷在魯孝公二十七年，又一年而魯惠公立，是魯惠之立，正當平王遷洛之際，且在位四十六年，正與平王之五十一年相表裏，乃舍惠公不始，而反始於平王四十九年，垂

盡之隱公無是理也。若曰春秋本據亂而作，則亂不自隱始也。以為王室亂邪，則戎狄弑王當始；孝公以為本國亂邪，則伯御弑君當始；懿公以為列國亂邪，則晉人連弑其君當始；惠公乃舍懿考惠三公不始，而始隱公何也？至於公羊以隱公讓位為賢，曰春秋善善長當從善始，穀梁以隱成父之惡為惡，曰春秋惡惡之書當從惡始，則又誰得而定之？蓋春秋魯史也，或隱以前已其書，則不修隱以後有其書，則修之耳。若夫夫子作春秋之年，則司馬遷謂孔子厄陳蔡時作，在哀六年；左氏說謂孔子自衛反魯，遂作春秋，則在哀十一年；而公羊說則謂孔子西狩獲麟，得端門之命，乃作春秋，則又在哀十四年。總是揣摹之言，不足據者。若其云受端門之命，則見戴宏解疑論。此後世緯學

不足信。夫獲麟作書本屬不幸，而反以為夫子受命之符瑞，無稽之言，吾不取焉。

折衷曰：春秋始於隱公，紛綸之說，毛氏辨得甚好矣。其自為說則非也。孔子之時，魯文物典章具在焉。春秋國史也，謂亡之可乎？孔子抄出之，蓋其始在襄昭之際，而事止于定公。其絕筆之年，則奚可知焉？司馬遷言文王囚而演易，孔子厄而作春秋，子思之中庸，虞卿之書，皆與已遭腐刑而作史記相比，以欲強並於聖賢也。猶是孟子言孔子作春秋，比已闢楊墨，以欲同功於禹周孔三聖之伎倆也。而又為獲麟而作可見其說齟齬也。左氏說因論語附會之，公羊以符瑞附會之，凡六國秦漢之際，其或為成已設，誕妄杜撰之說，此其常也。

苟欲求道者非一切舍之超而直上則何得也後儒有所裁
擇不徵於古而取合己者如舍符瑞而取獲麟是也所以不
知道也

春秋稽古卷三十五 折衷第一總論全

春秋稽古卷三十六

皇和 安藝 平賀晋民房父 著

折衷二經一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折衷曰春秋緯云黃帝受圖有五始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
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
者一國之始黃帝之五始謂此也五者史體也如黃帝不受
圖則不書乎其說亦何所用皆欲高妙其事而杜撰者也故
杜不取而別為說孔穎達以補杜可笑
杜預云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

折衷曰此格言也失元者君德也文言曰元善之長也體仁足以長人凡人君而不體其德則非人君也故為人君者宜自即位之始以元為心務居正也其戒豈不大乎始取以註經然元年正月振古之稱未知必如杜說故削註而舉於此孔穎達力申明杜義而為元氣之元其與刘炫爭異同俱是憤久可笑

正月周正建子之月自漢及唐諸儒無異論但孔穎達云王不在春上者月改則春移春非王所改故王不先春王必連月故王處春下至宋異議紛紛胡安國云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

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回以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胡意謂春秋原文稱冬正月孔子欲行夏之時故以夏時冠周月曰春王正月程頤始發此義又蔡沉據商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鬯王祗見厥祖與漢初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日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也蔡意謂春秋正月乃建寅之月也後著論破二家說者有陳櫟黃澤趙汙王守仁唐順之王世貞凌稚隆毛奇齡如張以寧著春王正月考三卷引春秋經傳及易詩書三禮論語孟子刘歆三統陳寵三陽三正之說昭明周正以破蔡沈之

光當作先

說證夫子語顏回不曰行夏之正而曰行夏之時則有周時以破胡安國之義於是二家說徐廢矣然皆以夫子之言夏之時證之無以事驗言之者也晉民按建子之為春天之正也光儒云十一月一陽生于下此依易復卦地中有雷其文一陽動于下為言其實則不然也凡近日則熱遠日則寒冬至大陽南行之極自冬至而日稍北向萬物發生焉凡萬物之發育得陽氣也余在長崎聞象昏氏之言紅毛人每年以九月二十日發長崎十月每在赤道之下而行此時舟中所持歸諸鳥皆發音也極陰而然者近大陽也然則冬至而為春明矣歷家今猶以冬至為歷元亦以春也雖然於人事不至建寅之月則不濟用也何乎凡陰陽之降非地中融冷之

亦當作赤

著恐暑

後則不達也夫二至者陰陽之極也而著至六七月而極寒至建丑建寅而極可以知已漢儒天統地統人統之說未可非也建寅始事故夏后氏以為首月高周虽改正朔而至祭祀田獵等凡人事則以夏正亦便於用故也故建子之春天之自然而建寅之春乃人為也但不書王春而書春王有未釋然者焉清乾隆帝著春王正月論云春秋為尊王之書始自隱公不曰王春正月而曰春王正月者其意深矣蓋春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欲王者奉若天時諸侯上遵王法示大始而欲王本也是故以春生之氣貫四時以王者之命正諸侯以正月之月統一歲王者所行必上本於天不承天制號令則無法故以春居王之首諸侯不尊天王則無正

故以王居正月之首，政者正也。政莫先於正，始故以正月為一歲之首，所以教後之王者。上承天以制法度，下建極以制諸侯，則政行而教舉矣。至於體元調元之說，既失之穿鑿，胡氏行夏時之說，雖以伊訓證之，而夫子乃從周者，況春秋所書春正月無冰，二月無冰，若用夏正，則無冰不足為異矣。冬十月墮霜殺菽，若夏之冬，則不應尚有菽矣。周之改月改時，何待論哉。此理學議論之言，而不當理者也。春秋何有之夫。春之所為，則月亦天之所為，何不居月下。正，王之所為，乃建子亦王之所為，豈奉若天時乎。不及杜氏體元之說，遠甚矣。然此亦詩書取義之教，帝能以此為心，以御天下，所以享大平且日久也。又如其上下交而其志同，論有言逆于汝心。

必求諸道，論通篇無理學氣習，其言甚正大。凡為人君者，當銘座右者也。其他虛受人論，雖雜以理學，亦確論。又康熙中有徐發者，著天元曆理，其中論之甚多矣。大抵謂唐虞夏商周秦正月皆用建寅，亦皆以冬至為正歲發號令，其有異者建差也。此天道而非人之所為，而以昏建夜半建平明建為三統，以劉歆三統為杜撰妄說，以秦建亥為正月，為得正。春秋建子為正月，為後世之過。曰周東遷以後，典籍文章燬滅，疇人子弟皆入夷狄，秦以隣戎狄反得正，引伊訓元祀十二月秦元年冬十月為證，以孔子曰行夏之時為歎其非正。以天官書竹書紀年汲冢周書為證，其言建差鑿然有理據。然三正之說不明了，且牽強穿鑿，皆是僻說，本不足言。然歷術

者大率不學或愛新奇而唱之者恐後進惑之故出之以上
唐山歷代言春王正月者大槩如此皆求之於高妙而失
建國以分治天下乃列國皆以世主之年記之古歲無支干
之紀又無年號故也雖王不通他邦無所用也雖正朔通於
天下諸侯無之有所不行也春秋之王正月王者對公之言
也元年列國之所私正月非諸侯所得立故書王以見周王
之正月也若無王字則嫌魯之正月故傳紀之日周正月豈
不明白乎以月見周正則不須及春且春字宜與年字連又
文便也何義之有自秦漢天下一家天子之外無紀元年者
且漢武創立年號天下皆稱之自是之後必反逆人而別立

日当作曰

乎

年號故以此為大事耳目所習貫儒者不考古故杜預釋傳
周字曰別夏殷夫周既改正在下之列國何嫌書王以別夏
殷假令孔子以王法作春秋亦周正而足矣何大義所與持
著王字乎或曰傳中間有以夏正記者是非列國或用夏正
故書王見魯獨用周正乎曰夏正便於民用周既兼用之魯
亦當然也當官事則列國亦皆用周正安獨魯也或又曰何
休曰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
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
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然則王字非別夏殷不
曰春三月並書王則或然有王正月則二月三月無王無正
月則二月有王而三月無王無正月無二月而後三月有王

周

史恐夏

春秋之例通一時無事則必空書首月此王所以必在春也若一時無事不書首月則夏秋冬亦應有王也果如說則唯正月圖王而二三月者夏殷之王也有夏殷必無周王則此年奉夏殷而不奉周歟且存二王之後是王者之史魚豈安與知而存之史縱孔子以天子之事存之亦安寓之魚豈史比是

不知妄作誤後人者也

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孔穎達云及者言自此及彼據魯為文也折衷曰古典及同用全無別凡經典字皆書及也書此書暨者各一處並無異義桓十七年之盟書會劉炫云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此或然然不必或可史異辭盟事畧見于孔疏

按古者方嶽之諸侯時相會為盟而結好春秋之會盟蓋其遺禮也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賜

折衷曰周禮天官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今止曰宰不知何宰宰夫職云凡邦之大事掌其戒令與其弊器財用孔疏云宰夫既掌帛更或即克使此蓋宰夫也今從之胡安國凡宰皆為冢宰冢宰卿也豈克帛使乎其矯誣欲必見譏可惡可惡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杜預云客主無名皆微者也

結 折衷曰始成而結好客主不可以微者此與僖公狄泉會同

益、公子蓋師卒。

凌稚隆云、諸侯之卿非受命于天子、皆不書官、不共其為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為卿也。

折衷曰、此胡安國之說也、春秋之例、內臣之死、無稱大夫者、凡諸侯之卿、有命於天子、有命於其君、皆禮也、公子皆卿大夫、邦以公子故、春秋書之、又大夫爵也、非官焉、凡宋學者之說、春秋眩於求疵、不辨菽麥者、衆矣。

二年公會戎于潛。

杜預云、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為禮。

折衷曰、杜其意則可也、然何必順其俗、且似以戎故書會、雖禮有省畧、書會則會也、不言之可也、故削之。

莒人入向。

杜預云、將卑師少、稱人。

述
折衷曰、秋例又曰、大夫將滿師、稱師、不滿、稱人而已、卿將滿師、則兩書、不滿、則直書名氏、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此史策記註之常、皆據公羊為說、左氏無此例、亦於經不合、孔疏又引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以具速、杜義、夫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卿將之、何向滿師、滿旅、他不暇辨、往今見之、凡邦莒等小國、會盟征伐、不書卿而稱人、又不須告而書、雖大國稱人、此之莒人、此類也、杜向國之解、顧矣、武駁之、而辨也、但古之輿地不可知、且非義所與、故一切不錄、無駁帥師入極。

折衷曰君自征元帥或命卿然不言帥師君在故也君不出命卿出征則稱帥師此師君之師而非已有也公及我盟于唐

凌稚隆云書日嚴之也

折衷曰桓二年復盟不書日凡盟有書日有不書日是史異辭此何持嚴之

持疑時

紀裂繻來逆女

折衷曰昏禮不稱主人見于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士既然况諸侯乎紀侯無父命之不稱母者公羊母不通也此或然故此以裂繻自來為文不稱使也昏禮記又曰親皆沒已躬命之宋公使公孫不納幣是也此以士禮推而知

壽

然也然則國君固無父有母者以卿自來無母者而自命也孔疏猶詳言之然春秋之時不擇母之在否或自命或不命亦未可知故杜註云史各隨其實而書又止舉昏禮不稱主人已註經當如此今取之杜又云天子娶則稱逆王后卿為君逆則稱逆女其自為逆則稱所逆之字尊卑之別也此固然也諸侯與王尊卑不敵憚言女直稱王后諸夏敵對故稱女其所也如卿則君臣不敵故諱女字以伯仲姬稱之如不知為誰子者不徒尊卑之別而已也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凌稚隆云杜預氏註子帛即裂繻字果爾則春秋前書名後書字何所區別于其間邪或謂紀本侯爵當是侯字之誤或

疑帛字為及字與字之誤或謂此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諸說皆無所考闕焉可也

折衷曰凡闕疑甚好然此稱紀子帛則紀之臣而非君也帛繡義通必是裂繡之字也喪之者稱字春秋之法也何須區別杜說無可疑今取之又外相盟不書及亦不可不知

夫人子氏薨

折衷曰公羊以來皆以仲子為妾故杜云桓未為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為大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仲子有魯夫人之祥不娶則已既娶即夫人可得為妾乎不然則隱桓俱庶子而隱既立雖賢何以讓桓諸侯有諸媵以繩室而不復再娶此礼所以無重娶之文而亦無

繼或

不重娶之礼齊桓公三夫人王姬徐言酈蔡姬如夫人者六人其五人生皆貴非降徐蔡者然以諸媵故為嬖人徐蔡別娶故為夫人此諸侯重娶之證也夫卿大夫士庶人皆有再娶再嫁之礼况諸侯之貴何獨無之孟子已薨則雖声子繼室以禎祥故娶以為夫人何不可焉古者嫡庶之分嚴也果妾則桓未為君隱公何得與之夫人其定以為妾我未知何所由也

凌稚隆云夫人子氏薨杜預氏以為仲子若果仲子何以元年歸贈三年考宮經文直書其名曰仲子之贈仲子之宮而于此乃始稱夫人豈其自相矛盾邪穀梁又以為隱夫人夫子氏既為夫人隱公則非攝矣公羊又以為隱公之母何以

不書葬子將不終為君故母亦不終為夫人噫經文明書為夫人子氏卒又不終為夫人邢程子從穀梁胡氏因之愚謂諸皆無所孝闕疑焉可也

折衷曰庶子為君則以夫人葬其母隱公雖立以攝自居焉不備禮於其母故春秋書君氏卒隱既不以其母為夫人乃何以其妻為夫人然則今稱夫人者非仲子而誰也元年稱仲子別孟子也仲子若非夫人則天子安歸之贈亦可以見惠公既以為夫人也五年稱仲子亦別孟子也但魯正夫人皆別製謚如文姜哀姜是也孟子仲子亦應有謚當書考夫人某子宮也則無所嫌也愚竊按桓未為君隱見為君而其母新死不為夫人史氏為公嫌仍以仲子書之也雖臆度言

是必然也

鄭人伐衛

陸淳云成公以前侵伐稱人者遠事難詳不必皆微者也

折衷曰稱人有種々槩為微者固非也春秋史官當時即記

假令夫子修之仍白史何遠近別之有此襲穀梁之陋也

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折衷曰後世曆術詳密然不能無差且無用於國家豈如古隨天象而正時之簡而無弊是知聖人之不可及也如日食有定期則使使人君不喪天此後術者之罪也且其春秋不合乃曰疎脫果爾漢初有頻食何也殊不知天象順人氣而變何以言之明君在上則日月清明寒暑不更節君乃虐君

蠢

又

天必降妖祥行度以差且夫二十八宿彌綸宇宙豈時在唐山邪然分野而占之各有咎休之徵本土民間占候風雨有典唐山不同者亦應驗焉此民之所好天必從之也故依古而行之日月應不如期而食斗柄亦容建方亦唯定中星與正晦朔是而足矣要在不失授民之時爾設若有差隨時而改之而亦三五日先後差舛非所問也夫天者神妙不測聖人尊焉故其可測者不測之古之道也惟爾戎蠻不知道不敬天獨以己心為主甚者自言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文云三界唯一心心外無別法乃剖析蠶絲牛毛而求盡物此習漸于中國人皆欲以理窮精微曆則至授時而極矣夫日食之有常期猶使人君不畏天如彼所說則天只是數而已

競

豈足仰戴者哉而傲然自謂我能窺天之秘不思憚之甚也此胡元醜類所為者後之人服其密緻而奉崇之不亦可羞之甚乎朱明思宗召西夷命修曆著崇禎曆書數百卷可謂精之又精微之又微然無幾國亡貽醜辱於萬代焉為人君者可以為戒也近來東都士大夫之間相競治紅毛之事此不唯無益於國家而已也可痛哭者也夫天地廣大人在其中不若滄海一粟又譬諸井中蛙以此量天縱算術盡精微毫釐之繆何祇千里凡物寸寸度之至丈必差銖之權之至石必舛今以古錢求古尺者尚猶不能得之何況宏遠之天乎故積年之後必見差繆果何益且其所為證者唯食而已其他皆空言夫食以不知為可而以此誇其術實直之賊也

余欲論著之未暇也。

穀梁云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朔日並不言食晦夜也朔日並言食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

折衷曰左氏桓十七年言書日之例而不言不書朔之失則穀梁之說或然然左氏以不書日為過亦不合且此已已為二月晦則三月不得有庚戌壬戌乃為二月朔明矣傳不言不書朔之過者不備已穀梁非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折衷曰胡安國引成王之喪大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以罪隱公不會王葬迂腐哉周德衰春秋之時以使上卿為禮隱公何獨復古而自往仲尼亦何罪隱公且諸侯之

公

不往本是周王無德之所致而罪在王豈可罪諸侯乎故王者不可不務德焉詩書之旨皆是也後世唯知名分而不知仁何知春秋凌注引胡說故辨于此。

武氏子來求賻。

杜預云魯不共奉王喪致令有求經直文以示不敬故傳不復具款也。

折衷曰來求賻雖非示不敬應必書者也傳不言未可必也。

宋公和卒。

胡寧云天子崩而不名諸侯薨而名所以別于天子也諸侯生而不名大夫生而名所以別于諸侯也大夫書名氏微者名氏不登于史冊所以別于大夫也此春秋正名分之法也。

折衷曰、此春秋書法等位之別、亦不可不知也、但其云某所以別于某、及正名分之法、春秋何有之、故不挾註而寄于此、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

折衷曰、凡伐而取邑者、雖非易、不得不書取、此取、非例、杜拘、衛人殺州吁于濮。

弑

杜預云、州吁弑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稱君、例在成十六年、折衷曰、凡諸侯不擇嗣立、弑立、不踰年、則不稱君、成十六年、晉人執曹伯、曹人請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此杜所據也、大謬矣、此言晉執我君、又亡我賢公子、是亡曹國也、今君雖有罪、而不至滅國、抑先君有罪乎、若先君有罪、則諸侯何列諸會乎、既列諸會、則罪不在國、何不立君乎、此言列於會

請

者、指宣公廬也、杜以為成公負芻、負芻未嘗列於會、威會強以為列、亦是非例也、又魯宣公殺惡、取國、納賂於齊、以請會、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是謂會而定位、即是州吁欲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之衷也、非謂會則位定矣、但是不踰年、則不稱君、春秋之定法、不須假他說。

衛人立晉

杜預云、衛人逆公子晉而立之、蓋其得眾、故不書入于衛、變文以示義、例在成十八年。

折衷曰、成十八年例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此傳曰、衛人逆公子晉于邢、書曰、衛人立晉眾也、故杜為是說、殊不知彼傳非國和而迎立、此傳非以彼例言、文似而意大異也。

五年。公矢魚于棠。

洪适云竊謂矢射也。周禮所謂矢其魚鱉而食之是也。推而上之。若臯陶矢厥謨亦射義也。訓直者未留。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乃詩人比喻之詞。故可以言道。如書之矢謨。周禮之矢魚。皆出於任意而為之。故可以言射。臯陶矢謨。卽董仲舒之射策。

朱熹云。據傳曰。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

王应麟云。淮南時則訓。李冬命漢師始漢。天子親往射。則左氏陳魚之說非矣。

俞成作矢魚于棠說。謂三十六家春秋皆以矢為觀。非也。而

引周禮矢其魚鱉而食之。直作射解。文長不載。

折衷曰。矢訓陳是正義。臯陶矢其謨是也。王氏引淮南非左氏。漢時附會之言。豈可以證春秋乎。而亦云命漁師始漁者。非陳魚而何也。而射在其中。不然深水之潛魚。可得射之乎。假令射之。古何有此。且矢字為射。古文未見之。矢其魚鱉而食之。亦陳義也。夫魚鱉非宜射物也。古恐無之時。則訓據彼文附會之也。至洪氏以矢謨為射策。則大是愚說。不言為漢武射蛟。是一時非常之妄。且魚豈蛟之類乎。安可比之。君不射。謂凡田獵。故上文云云。失氏亦一何愚。俞成吠聲耳。

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孔穎達云。考謂宮成而祭之。非專謂宮廟之成也。

朱 是

折衷曰五字專謂宮之成也祭之者文耳考字非有祭義
杜預云惠以仲子手文娶之欲以為夫人諸侯無二嫡蓋隱
公成父之志為別立宮也

折衷曰此夏前已辨之諸侯無二嫡何所據言之杜又云公
問羽數故書羽春秋安以一時說話書之胡氏得之
李廩云書初例二初獻六羽復正之初也初稅畝變古之初
也

折衷曰下圍長葛李又立圍例二後儒譏左氏言例而其擅
立例如此春秋豈如此委瑣乎初圍何有例

七年叔姬歸于紀

折衷曰凌說何休亦註此旨於公羊余始不取之以為史何

今

豫知而書之今按魯女之歸多不書况勝姊年而今書叔姬
實為之也歷檢經間有追書傳亦言之乃知此史追補之也
故裁取凌說附註之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杜預云戎鳴鐘鼓以伐天子之使見夷狄強虜不書凡伯敗
者草使無衆非戰陳也但言以歸非執也

凌稚隆云一人而曰伐不與戎狄之報中國也或云伐當作
執蓋字之誤

折衷曰劉炫謂以歸者皆執是也穀梁妄生異同杜依之執
如囚字非也此當云戎執凡伯于楚丘以歸也云伐者用兵
故也此非侵非虜不得言伐非有鐘鼓之例也杜一以例

釋之春秋不如是拘拘單使無衆不待言此安可書敗亦泥
伐字也凌前說宋儒曰套不足言

八年蔡侯考父卒

折衷曰古者方獄之時歲時好會以盟何但一世一盟而已
乎然同好之子孫雖不躬盟也共相盟同即此蔡侯考父杜
所引杞伯姑容是其證也春秋之時多事且夕同好朝為仇
讐所以屢盟也杜雖有此註而又似為不躬盟則不以名赴
蓋以杞前已有盟而傳以成七年馬陵九年蒲盟為言故也
杞之前盟桓三年鄆盟十二年為莒盟于曲池是兩次而已
而自桓十三年至成七年百十八年其間雖有昏姻之親而
盟則已寒矣所以馬陵為始也

宿男卒

折衷曰元年之盟杜定為三國皆微者故引荀偃禱河事余
則謂此會公自行而宋使卿故云公人宋然則宿男自盟也
杜云諸例或發於始事或發於後者因宜有所異同此良然
又云亦或丘明所得記註本末不能皆備故此則非也春秋
周公之法而時史之記也其法乃凡例也丘明司左史固所
熟也不備則有之何假於記註傳亦非史官則不能為謂
得其法而為之可乎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折衷曰傳為齊侯和三国然則衛侯下脫鄭伯二字杜為鄭
伯不共盟鄭不共盟而和隻成乎况後鄭伯以齊人朝王則

鄭伯與盟必矣。

陳傳良云、有參盟而後有主盟、然則盟主之興、其亦有感於私黨分而約、刑亂歟。

折衷曰、方嶽之盟、自古有之、乃參盟主盟、固有焉、故傳言參盟、特會之禮、其私黨盟主、是衰世之事、而時勢之成者也、此皆王無德之所致也、不責之王、而歸罪於諸侯、究哉、凡宋後之說、春秋其意謂如斯、而庶幾足識人乎、而吹毛求疵、賊哉、十年、翬帥師會有人、鄭人伐宋。

杜預云、存鄭以公不至、故亦更使微者從之、伐宋、不言及明、翬專行、非鄭之謀也。

折衷曰、書人不書及、故杜為此解、傳明書存侯鄭伯、乃書人。

非微者也、有鄧盟、故翬先行、不可謂非鄭謀也、存鄭在宋、翬行而會之、非行會禮、不可云及也、翬行、非公意、故齊鄭畧稱人、其伐宋、二公自伐、使人不遑詳之也、凡例隨事而立、非過而然、杜凡甚拘例、至不通、則率強為解、使傳獲罪於後儒、按下文、敗亦非未陳之例也、宋人衛人蔡人、非微者、鄭伯伐取之、亦非易之例也。

公敗宋師于菅。

折衷曰、杜云、存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既會于老桃、似存鄭不可後期、公又恐不敢獨進。

取郟取防。

林堯叟云、鄭取郟防、歸于我、不書鄭、譏不在鄭、晉取濟西、汝

陽邾田歸于我，不書晉，譏不在晉也。

折衷曰：凡伐罪不服，則大而滅國，小而取邑，不然何所懲焉？鄭晉奪以與人，其罪甚於受者。春秋何譏魯宋後？讀春秋唯譏是求，可惡。

伐戴。

馮李驥去，正義云：據地志，梁國留縣故戴國，然則戴當從留聲。

折衷曰：公穀並作載，今讀再聲，則似當作載。然漢於戴國立留縣，鄭玄又讀留，則似非載也。蓋戴載字相似，先秦以來誤讀相沿，為再音耳。

十有一年

周

折衷曰：有字，正義引干宙說，他又作又，蓋有又音通，今乃然也。有窮有周，非又字之義，且古無作又者，古義不可知也。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杜預云：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首歲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喪於策。桓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親例論之備矣。

折衷曰：杜以顧命證位定於初喪，然春秋之諸侯葬而後即位為禮也。僖元年，經書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傳曰：里

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此未葬則不即位之證也傳又曰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經書曰晉里克弑其君卓此既葬而為君之證也說春秋當以春秋之禮何違之用他乎諸侯每首歲必有禮於廟不祇此而已每月有告朔禮然古者三年之喪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且吉凶異禮恐無朝廟序官之變杜為諸侯卒哭畢喪故引襄公朝正證之短喪是杜謬之大者矣雖諸侯不居喪旧無者何新制此禮故余不敢從也杜謂桓篡立即合改元而須踰年者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也其即位先後則我不知焉至書於策必須踰年正月桓公雖暴何故之其引晉悼公此亦非矣樂書中行偃執厲公於前年正月弑之以車

改

悼

一乘葬于翼東門外而後逆悼公于周悼公二月即位此厲公之位絕于前年又既葬即悼公禘元亦何不可者而亦其定為元年無明證也

林堯叟云春秋自隱至文六君唯桓文書即位亦唯桓文書錫命請命之禮廢矣成公以後皆書即位而無錫命王室感訊諸侯之意不復講也

折衷曰宜哉宋之為夷狄所滅也其人氣之惡牽強矯誣求以譏人以書即位書錫命為請命之禮廢書即位而無錫命為王室感訊諸侯之意不復講如是則春秋非射覆而何也既為射覆而其射皆不中可笑夫書即位春秋之定法然禮有缺則不書焉故隱莊閔僖之外無不書者也隱祢故莊母

故閔亂故僖出故傳備言之何有異義凡春秋常更不書請命是常故不書之春秋唯桓文有之文者王使來而授焉是異數故書之桓則褒稱其德追命衛褒之比也不然不錫於生前而錫於死後豈有此事乎讒賊人何知之

鄭伯以璧假許田

孔穎達云祊薄於許加之以璧易取許田非假借之也

折衷曰許祊是為從祀朝宿之邑非有廣漠之田假令與人半千乘之富不足惜也而以薄加璧何其陋也傳曰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豈加璧者乎

胡安國云言假則有歸道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文

折衷曰易許祊非禮之甚不可以直書故以璧假為文然其更百世不可掩則垂訓在其中胡就假字為理窟之言春秋豈如是者乎凌氏取之故辨于此

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天夫孔父

杜預云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

折衷曰文公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眾也且言非其罪也杜誤會此文凡殺大夫稱名者皆以為罪乃遷就附罪凡殺有罪不稱殺者名兩稱名不必其罪也宋督弑其君與夷天王殺其弟侮夫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此皆無罪而稱名何大夫獨以稱名為罪也且稱名所以申其人之屈也何

故沒名、文七年殺者衆也、故不得已以國討、文書宋人殺、若書名、則其人之罪也、故亦沒名、使不知為誰、所以傳云言非其罪也、杜考覈不精詳、一部春秋皆以此解、大誤人、

滕子來朝

朱熹云、沙隨春秋解謂、春秋時、小國喪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見也、此說最好、看平丘之會、子產爭承、謂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云云、可知已、

折衷曰、程迴說近、然滕非魯屬國、貢賦之吏、恐無之、蓋削弱之國、不堪行侯禮、故以子禮來也、若減貢賦、則魯必不聽也、杜時王所黜之說、孔疏以命邾為證、何必邾也、垂盡之、周侯

三晉、然陟則能為、不能黜之、假令能之、亦自不黜也、

以成宋亂

馮李驛云、朱子曰、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皆是直著誅貶處、按凡成、皆作平字解、此說與杜異、

折衷曰、為討宋亂為會、賂故立華氏、相宋公故、時以平宋亂書之、下文又書取宋鼎、譏貶自著、於以成宋亂四字、春秋當如是者也、公穀鄙野不文、何知春秋故為使督成其亂、宋儒取之、以日星言之、夫日星明矣、然非有目者、則不能觀焉、古者成訓、平成皆以濟言之、不然、督殺君夫夫、亂既成、何成之、之有、皆可笑之說也、

九月入祀

杜預云、不稱主帥、微者也、弗地曰入、折衷曰此、或然、然春秋之初、畧文多矣、後世多事備文、故其實未可知也、入例前已舉、故亦削之、

三年春正月

杜預云、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歷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歷、故不書王、

劉炫云、天王失不班歷、經不書王、乃是因之大事、何得無翼、文又昭二十三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經皆書王、豈是王室猶能班歷、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閏、杜云魯之司歷頓置兩閏、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蝓、杜云李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

復
歷如杜所註、歷既天王所班、魯人何得擅改、又子朝奔楚、其年王室方亂、王位猶且未定、諸侯不知所奉、復有何人尚能班歷、昭二十三年秋、乃書天王居于狄泉、則其春未有王矣、時未有王、歷無所出、何故其年亦書王也、若春秋之歷、必是天王所班、則周之錯失、不關於魯、魯人雖或知之、無由輒得改正、襄二十七年傳稱、司歷過再失閏者、是周司歷也、魯司歷也、而杜釋例云、魯之再歷、始覺其謬、頓置兩閏、以應天正、若歷為王班、當一論王命、寧敢專置閏月、改易歲年、哀十三年十二月蝓、仲尼曰、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於秋例、又云、李孫雖聞此言、猶不即改明年、復蝓、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歷既言歷為王班、又稱魯人輒改、改之不憚

於王亦復何須王歷杜之此言自相矛盾以此立說難得而通又按春秋經之闕文甚多其事非一亦如夫人有氏無姜及大兩霖麇谷如潰之類也此無王者正是闕文耳孔穎達云杜之所據雖無明文若必闕文止應一變兩變而已不應一公之內十四年並闕王字杜以周禮有頒告朔于邦國都鄙以有成文故為此說但齊桓晉文以前翼戴天子王室雖微猶能班歷至靈王景王以後王室卑微歷或諸侯所為亦淫稟天子正朔所以有子朝之亂經仍稱王不責人所不得也猶如大夫之卒公疾在外雖不共小斂亦同書日之限然則司歷之過魯史所改據此而言有何可責劉君不尋此旨橫生異同以規杜過恐非其義也

折衷曰杜不知春秋書王之義既以為別夏殷至此不書則又為不班歷之故此註列炫規其謬盡之矣無可議者也孔氏之辨強詞不足言焉但劉似不信班歷也此以漢志有魯歷也漢術者以左氏有言歷者傳會言魯有歷法遂言有黃帝歷顓頊歷後儒信而不疑焉古者百凡簡易周歷蓋猶朔節二者而已況上世安有許多法而傳之乎夫歷天下一而不可有二者也周禮須告朔于邦國都鄙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夫底日者非歷象而須之吏乎不失日者非奉承須歷之事乎周既有歷而頒之魯何別立法而作之不唯魯也列國皆奉周歷雖王朝有亂天子播遷而有官守在何闕大典

况蒙塵無父者乎况諸侯有利而無害乎故雖戰國橫暴未
聞國別為歷也魯盡奉周禮安獨歷為之孔子對季子曰司
歷過也謂周司歷也何乎孔子以火西流知失閏若為魯過
則他國既置閏以是月為十一月而魯獨為十二月也豈有
此理乎且春秋云王正月何別為歷然則襄二十七年傳云
司歷過也亦謂周也刘炫信魯歷而為無班歷其謬甚於杜
氏杜氏能言班歷而謂班則用周歷不班則用魯歷天下豈
有如此事乎

曆命于蒲

林堯叟云書惟天子稱命此私相命也

折衷曰如詔命勅朕古上下通稱宋儒必欲因緣求譏

日有食之既

折衷曰日食古為陰侵陽杜說漢後歷家之言春秋時無此
說今不取

公子翬如齊逆女

禮 汪克寬云僖公之娶夫人納幣逆女夫人至皆不書以合禮
也桓公之娶文姜不合於禮故悉志之以垂戒書法之變也
折衷曰凡朝聘必書之况逆女自行使卿告於廟而行之安
不書之其不書者不告於廟又或闕文也汪氏不知古之道
皆禮一以譏貶視之哀哉

年 有年

杜預云五穀皆熟書有年

穀

折衷曰穀。梁云：五穀皆熟為有年，五穀大熟為大有年。杜取為說，按雖不五穀皆熟，而秋稼大熟，則應書有年，而亦有厚薄，或有五穀皆熟，故書大有年，其實不可知也。穀梁不足據。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杜預云：行三驅之禮，得田狩之時，故傳曰得時禮也。

折衷曰：諸侯禮四時修獵，今行冬狩之禮，故傳云然。杜意得時與禮，故以三驅當禮，非也。且三驅之吏，記傳不見，纔見于鄭玄易註，亦不可信者也。杜又云：即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此據隱公矢魚于棠傳言之，蓋當時人言棠，則知其遠地，故傳云然，非例也。夫書狩乃不可不書地，杜甚均。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杜預云：王官之宰，當以才授位，而伯糾攝父之職，出聘列國，故書名，譏之。

折衷曰：傳曰：父在故名，是分明降于父也。始無貶意，又既為宰，非攝父之職，且王官之非其人，非魯史應言者也。

○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折衷曰：杜云：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此或然，但告並在正月，故甲戌不以十二月而以正月書之。此春秋常例，他皆放此。杜又云：未同盟而書名者，來赴以名故也。亦或當然，竊按陳魯自春秋前同好之國，亦未可知。又二年共平宋亂，雖不盟而為會，今以名赴，傳不言，則存疑可也。故削杜解。

城祝丘

折衷曰杜云齊鄭將襲紀故此不可必故亦削

祭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杜預云王自為伐鄭之主君臣之辭也王師敗不書不以告

姜室云不書天王以諸侯伐鄭者時王命不至于魯以從王

伐鄭來告也

顧炎武云杜解非也改云王師敗不書不可書也為尊者諱

折衷曰姜說通快余始從之而再考經文此非承告而書者

此役王親征乃三國亦主自行當書侯而稱人且今魯與三

國親不厚且應王徵者必不告也則專王別之杜君臣之辭

能得春秋意王師敗於例當書王師敗于縹葛然前有伐鄭

則為鄭所敗也故為王諱而不書杜解誠非也但不知顧氏
能得此意否

後
州公如曹

折衷曰周時天子三公稱公列國唯二王之後稱公春秋虞

與州稱公虞或為三公乎州則疑也鄭玄服虔之浮說劉炫

孔穎達辨之但州本不知其出稱公之義安可知

前
蝨

折衷曰凡鳥獸草木之載于經皆失傳而不可知為爾雅之

釋多不合矣杜皆依而為解今皆削而不取

六年寔來

胡安國云左氏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寔者州公

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

折衷曰：胡氏寔為州公之名，可通之左氏，且其言失地滅同姓則名，見曲禮為有據。然以寔為名，非承上文者，公穀並訓是為承上之言。左氏只曰自曹來，及經傳俱是一連之文，非名明矣。杜訓實為得之，蓋留而不去，即來之實也。故傳曰寔來不復其國也。

蔡人殺陳佗

杜預云：佗立踰年不稱爵者，篡立未會諸侯也。

折衷曰：杜謂凡弑立會諸侯則稱爵，而非闕踰年者，據此經也。其謬莊九年齊人殺無知，折衷辨之詳矣。前傳曰佗殺大

侯

子免而代之，而不言立而為君，則桓公薨而佗位未定，雖即為君，蔡人殺而立厲公，厲公位定，則國人何以佗為君？國人既不為君，雖踰年會諸侯，春秋何獨予君？又按往年陳與蔡衛後王伐鄭，夫位定有過從，王者字非會盟所及也。衛州吁會諸侯伐鄭，春秋皆不為君，夫踰年而為君，春秋之常法，然以惡取者，國人不為君，雖經數年，春秋不為君，如會而定則固無之矣。

七年。焚咸丘。

折衷曰：杜云譏盡物，然王制有火田之事，此書非常也。

穀伯幾來朝，鄆侯吾離來朝。

杜預云：不總稱朝者，各自行朝禮也。

折衷曰朝禮豈可總行者乎皆各自行之杜因隱十一年滕薛總書為此說彼同時來而爭長故總書而其爭長可以見各自行礼

林堯叟云穀鄧書名貶魯在泰山之下穀鄧在方城之外兩君之好不相及也有朝桓公者必若穀鄧而後貶

賤、折衷曰夷狄無文聖人賦之春秋之始猶賤楚可以見也穀鄧荆蠻之君賤之然以朝來則不得不書爵故又書名以示其義也自六國禮文滅而漢後天下不及春秋之荆蠻遠矣故不知此等義凡其說春秋皆以譏貶夫穀鄧以好來春秋何貶之疾桓之說發於服虔冀隆至胡安國而極胡氏以桓弑隱之大惡天下當誅之而穀鄧以遠方之諸侯來結好

度

故仲尼貶名之夫天下當誅者而天子不誅之反四致聘使仲尼不貶猶以天王稱之又中國諸侯皆與魯好會如齊乃以女妻之中夏禮義之邦既然矣蠻夷之小國何與桓之弑仲尼舍大而獨責小寧吐剛而茹柔豈其然乎且仲尼魯國之民而假其公朝之策以誅責其君施及他國之君國之臣民如是者乎後儒暗於變體誣夫子至此悲夫又以此年無秋冬為不誅桓之惡而兩君反來朝廢荆罰之意何所本由為此等言宋儒殘賊一何甚邪宋太祖臣周而奪之其惡千百倍於魯桓依胡氏之義則天下之人萬世之下當誅之而諸儒皆莫其子孫重其義者寧不恥之夫穀鄧何與他國篡奪之事而已臣於不義橫責之有可笑於是乎

穀

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

杜預云季字姜紀姓也書字者伸父母之尊

折衷曰婦人之稱以伯仲配姓如孟氏仲子伯姬叔姬是也杜欒為字非也其伸父母之尊依公羊也逆可稱王后歸不可稱王后故稱季姜也稱季姜何伸父母尊之有

十一年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折衷曰自魯歸而盟獨以宿魯魯聞而備之傳戰于郎下虛舉經文示此義也傳宋字此行文傳折衷詳之此諸侯自盟而書人者非告書也

林堯叟云戰稱君盟稱人畧之也鄭敗王師奔滅后之母家衛亦抗子突而自立自有參盟莫甚於惡曹故畧之也

折衷曰宋儒不能探衷情而釋經則亡論已只是牽強穿鑿求毀傷故為此愚說耳

葬鄭莊公

季本云嗣君以送終為大既為喪主而諸侯會葬者聞則其位始定庶孽不敢爭矣故凡速葬者皆有故也

折衷曰嗣定於喪主庶孽爭者何有於會葬者聞乎通觀春秋可見也故諸國多從禮唯鄭二三君三月葬耳而亦莊公已非有庶孽之虞者季本說非也

宋人執鄭祭仲

杜預云祭氏仲名不稱行人聽迫脅以逐君罪之也啖助云凡稱行人而執以其吏執也不稱行人而執以已執

也。

折衷曰仲名、不待註、故削、行人之說、杜是也、啖說無依據、意料之言也、但祭仲見誘而行、實非行人、杜欲見罪仲、強為行人、劉炫規是也。

突歸于鄭

杜預云為宋所納、故曰歸

折衷曰、成十八年例曰、諸侯納之曰歸、謂如晉文使衛侯鄭歸于衛也、突未為君、宋但命仲、非納之、杜非、

鄭忽出奔衛

顧炎武云、杜云、鄭人賤之以名告、非也、蓋未成君之辭、折衷曰、未踰年則不成君、顧氏不言之者何居、

林堯叟云、忽繫鄭、而突不繫鄭、以突為篡也、

折衷曰、小白繫存、而子糾不繫存、子糾亦篡乎、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于折

。族

杜預云、柔未賜也、叔名

折衷曰、柔、魯公孫、猶未有氏、故直稱柔、叔、蓋蔡侯之弟、非名、

十二年丙戌、衛侯晉卒

杜預云、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成文也、

折衷曰、杜意、孔子之春秋、日月無義例、故存而傳、繆非也、夫不繆者、既筆削之、況繆者、安不改焉、按凡諸侯之卒、必書、且既書會之後、衛以日來告、不得不重書也、或衍文、或誤字、

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鼓

凌稚隆云言以鐘而聲其罪而伐宋而宋應之故戰于宋
郭登云凡戰不言伐者未伐而即期戰也先言伐而後言戰
者既伐而始期戰也

折衷曰傳云戰為宋無信也據之則杜說為是若二家之說
當云及宋戰也

○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
帥衛師燕師敗績

黃震云魯紀鄭一黨而魯為之首若紀則懼齊欲滅紀者也
若鄭則怨宋責賂於鄭者也魯則紀其自出鄭其所黨故書
曰公會紀鄭此魯為首也存宋衛燕為一黨而存為之首若
存衛於魯則有戰於郎之怨若宋於魯則有戰於宋之怨若

燕比宋與兵謂魯穀丘之盟為不信而齊欲滅紀又徂鄭忽
而助忽攻突且怒魯之屢盟以平突是齊於魯紀鄭皆有憾
故言存為主兵此存為首也

郭登云此段經文最為明白蓋去年十一月魯桓與鄭厲會
于武父十二月伐宋戰于宋今年與紀鄭及存宋衛燕戰而
勝之左氏於齊字下比經文增一與字似謂魯紀鄭存同戰
宋衛燕也苟如此下文明書存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則前
後文理不通矣或曰宋與魯戰或曰鄭與宋戰或曰紀與存
戰皆非也蓋存合宋衛燕三國伐紀欲滅之魯為紀之親戚
求兵于鄭往救之戰于紀地而勝之

折衷曰此經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存戰因是

紛綸乃然。傳明曰：宋鄭何有異論？况後鄭伯請修好，明年正月為會，夏又使弟語未盟，此鄭懼宋來援於魯也。十二月宋鄭復戰，則此戰為宋鄭何疑焉？雖戰主宋鄭，而策書以魯為主，故次序任意。紀侯爵且會而未戰，在鄭上，其所也。存大國也。軍勢宋似從之，故上齊也。有郎之怨，故魯與突存，亦以是與宋衛從存者也。紀懼存而從魯也。齊之於魯，以忽故也。非有深怨，且果存伐魯乎？當書來伐魯，伐存乎？當書征伐也。凡滅國而有之，不有假他力者，况最爾紀國乎？且亦當以伐紀發，二氏之說皆不當矣。

顧炎武云：解或稱人，或稱師，史異辭也。改云燕獨稱人，其君不在師。

折衷曰：杜意凡戰敗或稱人，或稱師也。此非異辭，從宜者也。顧氏為燕獨稱人之解，非杜意也。其說亦非也。燕僻遠未與中國接，見于經，去年為始。此猶秦荆本當稱燕，今稱人者，稱僖十八年秋稱人也。顧氏不知之。

顧氏又云：解又云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按春秋諸侯踰年即位，則得稱君，如宣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是時靈公被弑，賊未討，君未葬，已稱陳侯，是踰年稱君，古之常例也。

折衷曰：顧說是矣。杜誤。此魯史自書，非承告而書者，何得謂稱侯以接鄰國。

○十四年公會鄭伯于曹

折衷曰杜預云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此或當然此會曹若與則致餼不待言傳特言之曹不與會可知也或盟會有異乎杜此註亦言今削之

夏五

折衷曰五下闕文明矣董彥遠以五為有字之誤有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豈春秋之文辭乎又按五下鄭上未知有幾闕文今不可考姑從杜註

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

杜預云突既篡立權不足以自固又不能倚任祭仲反與小臣造賊盜之計故以自奔為文罪之也例在昭三年折衷曰杜意諸侯之奔皆為臣所迫逐而出故赴告皆以臣

逐

出其君春秋旧史皆書臣逐君仲尼更改以君自奔為文罪之也此據傳稱衛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耳晉民謹按凡諸侯之出奔被迫而自出有其罪者有非其罪者如昭公忽則非其罪也然賢明之君何有是變本其不德之所致也夫國君而出奔莫恥於此周公戒人君深矣是以立春秋大法雖如孫甯夏專罪君以出奔書之傳於南燕伯款發其義曰罪之也諸國史法不同焉甯殖云名在諸侯之策者豈專言魯春秋乎且魯亦蓋有記註簡牘詳錄事實乃孫甯之不臣何可掩焉杜意在筆削以孫甯事證之謬矣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杜預云忽實居君位故今還以復其位之例為文也稱世子

者忽為大子有母子之寵宗卿之援有功於諸侯此大子之盛者也而守介節以失大國之助知三公子之彊不從祭仲之言修小善繫小行從匹夫之仁忘社稷之大計故君子謂之善自為謀言不能謀國也父卒而不能自君鄭人亦不君之出則降名以赴入則逆以大子之禮始於見逐終於見殺三公子更立亂鄭國者實忽之由

顧炎武云忽未踰年而出奔奔四年而復國未即位不得成之為君曰世子者當立之辭
折衷曰杜以既葬乃即位不用未踰年則不稱君之義故忽之復歸難於其解乃遷就備責其罪皆是強詞不待辨焉忽既為大子父葬而即位無惡於鄭鄭人何不為君豈有降名

以赴之理邪前既為君者今逆以為君豈有以大子之禮邪顧氏以未踰年則不稱君不用既葬乃即位之義故亦難於復歸之解莊公已立忽為大子故稱世子葬而既即位故稱復歸即位未踰年而出故不稱鄭伯

許叔人許

孔穎達云許叔今始入者蓋鄭突不使其復忽既得位親仁善鄰存許以德許人冀其為己之援故此年始得入也

折衷曰孔說非也昭公始立及厲公代之鄭猶私許不立國及厲公出昭公入鄭亂極矣許叔乘此機而入昭公不能討因而撫之然自此鄭許終春秋為仇讎公為謀定許故書之

十六年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杜預云春既謀之今書會者魯諱議納不正
折衷曰鄭忽是魯之深讎故從前與突而排忽今突出忽入
魯帥諸侯伐之固當然者也春秋何為納不正果不正乎前
此與突伐宋是助不正人不於彼諱而今諱者何也杜為
此說者以為不與謀之文故也春既會與謀之今書會無嫌
於不與謀且此役魯主唱之所以不用與謀也

冬城向

杜預云傳曰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日說因謂傳誤此城向
亦俱是十一月但本事異各隨本而書之耳經書夏叔弓如
滕五月葬滕成公傳云五月叔弓如滕即知但稱時者未必
與下月異也又推按此年閏在六月明月却而節前本星可

在十一月而正也詩之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此未正中也功
役之更皆總指天象不與言歷數同也故傳之釋經皆通言
一時不月別

折衷曰杜此為十一月所引叔弓如滕良然而猶差一月則
云功役總指天象又不必正中皆亦然然此之必為十一月
無證雖以天象今之八月非功役時古者則置歲終此年
當閏則月前而節却此傳不字脫誤也杜強護誤為遷就說

十七年葬蔡桓侯

啖助云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
折衷曰儒者以列國稱公為僭其始子啖助也諸侯之公者
配謚之稱而通五等非爵稱之公也儒者謂孔子修春秋而

正名分、公果僭、則何不正之、而內總稱之外稱於葬乎、夫書葬義之正者也、而稱不當稱之公、依此以示貶、安有是事、邦君之薨、臣子商議其德行、為之謚、以奉之、未曾請於王矣、啖助其意、謂諸侯私謚之、因僭稱公、今蔡季賢、故請諸王、王乃謚桓侯、賜之、孔子嘉蔡季、始以侯書於策也、夫諸侯之自謚、稱公久矣、蔡季雖賢、何獨請之、且王暗其平生、何為之謚、論語諸書、國君自他皆稱公、果僭、當以侯稱、此孔子不為僭也、其請於王、經傳無所出矣、皆以已心、斲弄春秋者也、

○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羊無與字、而云、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公也、夫人外公者、何、內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穀梁有與字、而云、不言及夫人

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孔穎達云、時史譏其男女無別、故不書及也、胡安國云、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折衷曰、春秋可言與者、皆作及、蓋古與及全無別、自內及外之說非也、此與亦無別義、經此外無作與者、是謬誤也、故傳則作及、此其證也、夫及字何有內之不伉、有別之義、云與夫人者、相與俱之詞、許可之與義訓、而非本字義、夫春秋得失明白者、無異文、可自見也、諸子任意為說、皆妄也、蘇軾云、桓公十乘之君、而陷于一婦人之手、夫子以為文姜之不足譏、而傷于桓公制之不以漸也、故書曰遂如齊、言其禍自公作也、

折衷曰、此甚於與及說、自會遂如、故書遂、如齊、若桓公制有

漸將以何文乎、宋儒好設虛望、皆可笑之事也、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折衷云、正月下當書公即位、傳云文姜出故也、考史情、去年公之喪還、而文姜不還、是以故不能時葬、魯人亟請文姜不得、敢苗而還、於是葬公、九月之緩為是故也、杜云緩慢非也、雖桓已葬、文姜意在存、將遂如焉、諸臣爭之、故國不寧靜、未暇議即位、及三月遂如、故傳云然、傳文簡奧、凡以情示者、極多、古文固然、儒者不用意於此、誤會經傳宜矣、

三月夫人孫于齊

杜預云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謂之孫、猶孫讓而去、

折衷曰、孫讓不同、堯將遜位讓虞舜、其別可見也、故杜叙例則云自孫位而去、讀者勿誤會也、杜云魯人責之、非也、文姜不久而還、必是魯人請歸也、責則不還、且後公然宣淫、其情可見也、顧炎武云、次年有會禚、之文則不久而復還於魯、不書者、夫子削之、有會禚則還、不待言、亦即是古文法、且內多諱之、必不得已者而書之、仲尼安削之、

單伯送王姬

公穀並作逆王姬、而云單伯魯大夫、

折衷曰、王姬非魯娶、何以逆書之、王女之自魯嫁、皆卿大夫送來、魯何逆之、且單伯似謚、魯大夫何有生謚、此經左氏無傳、故公穀不得其義、妄為之說、至杜氏始明矣、此本不足言、

後儒有取公穀者故辨之

築王姬之館于外

孔穎達云杜謂諸侯之喪既葬則衰麻除矣不得以喪服為言也若雖不除服未釋則諸侯之國同好多矣天王不應強使魯侯冒斬衰接父讐與之行吉禮也

折衷曰穀梁傳云仇讐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按諸侯既葬則除喪之說不滿於人意是則亡論也魯雖讐齊深而力不足將強復之乎害於社稷是以懲怒舍垢故夫人屢會之溺會之伐衛凡事無異于先好實得社稷之大計也夫固非一人之國以社稷為重古之道也漢以來以不復讐為言不知古也故館于外唯是衰麻非所以接

舍恐舍

弁冕已孔疏若讐不除服未祀云云之言於今當然之理然晉衛則遠矣方嶽又異好曹鄭則小唯魯與齊鄰事皆便利故王姬之嫁齊魯多主之且以周公之故視異于他故自國初使魯容或有之也凡事有成例不可遽變故命魯也又以事情揣之後姜氏屢會王姬速卒亦可疑必是齊欲假此使魯親怨急成昏於王使降命於魯王雖知其不可不能辭於齊也傳曰為外禮也蓋為此也諸儒迂腐何知之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公羊傳云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林堯叟云桓弑君兄自立不請命而王追錫命故不補天

杜預云天子錫命其詳未聞諸侯即位而見錫或歷年乃加

錫或已薨而追錫。魯桓薨後見錫，則亦衛襄之比也。魯文卽位見錫，則亦晉惠之比也。成八年，齊桓二十三年，乃見錫。隨恩所加，得失存乎其事。

折衷曰：魯七命之侯也。若加賜命服，則九命之公也。如後世追贈官爵，古何有之？林本何休雖范寧辨其非，宋儒喜毀人，故取耳。是二家不足言焉。說者曰：諸侯卽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為信。周禮無文，粗見書舜典。周禮又有世子誓於天子之文，傳有錫晉惠之事。又諸國之卿，天子賜命，况諸侯乎？雖春秋時此典不廢，經於魯文見之常典，因晉惠知之常典之故，經不書之也。魯文書之者何也？蓋君卽位而國請於王，王於是使人賜之文，公未請而王特賜之，此異數也。故春秋書

之。此錫命，杜為衛襄之比，是也。凡諸侯薨，則王褒稱其德，賜之亦具常典，以衛諸之而知也。然春秋時廢而不常行，以今有之而書知之也。無典者，衛何請之有？常者，今何書之？乃知必然也。經書錫命三文，成者襲爵之命也。文自王賜之，成緩也。故書之，此則褒稱之命也。莊公有主昏之勞，故特賜桓公。以榮魯，皆非常，故書之。若乃傳所載齊桓、晉文賜命，此大異也。彼命為侯伯也，伯長也，謂為諸侯之長。杜云：齊桓二十三年，乃見錫。謬矣。儒者或有此之錫命，亦為襲爵之命。果爾，當賜莊公也。既死之桓公得之何為？莊公制中賜之，為衛襄之比，必矣。

王姬歸于齊

凌稚隆云、書歸于齊、以著莊公忘親、親怨之罪。
折衷曰、凌亦宋儒之旧套、徒知傷毀人、而不知時勢、夫王命
難拒、雖怨、非力所及、且顯母之醜、是以能忍、實國之大計
也、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不忍不與戴天之義、而不量其力、頃
覆社稷、滅亡國家、豈邦君之所為乎、後儒所貴、豫讓、荊軻之
道、非先王之道也、蓋齊欲親於魯、故請于王、使魯主之也、魯
築館於外、得其宜矣、

○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杜預云、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

折衷曰、杜意、慶父若十五以下、則不能帥師、且氏曰、孟氏孟
是庶長之稱、故以為庶兄、按隱公云、為其少也、則桓公當時

不過十四五、慶父即為莊公庶兄、不得過十七八、而字稱仲、
後世以仲孫為氏、則慶父是莊公之弟、而孟乃在庶長之稱、
不通適也、劉炫因經書仲孫、傳稱孟孫、謂慶父自稱仲、欲同
正適、言已少、次莊公為三家之長、故以莊公為伯、而自稱仲、
春秋之例、皆傳言實、而經順其意、夫既為長、何得為少、既為
庶、何得為適、假令請之、公不敢亂兄弟之次、而從慶父之私、
既為孟、則固三家之長、何在其稱仲、且其稱仲、何見免其庶、
雖然、杜氏之疑亦宜矣、此經無傳、未知此伐為何、又未知於
餘丘為何地、則其為兄為弟、如闕疑乎、
於餘丘、公穀為邾之別邑、杜意春秋未有伐人之邑、而不繫
國者、此無所繫、故以國名、按公穀意料之說、不可必也、於餘

丘不似國名，杜亦不可必也。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顧炎武云：解夫人行不以禮，還皆不書，不告廟也，非也。夫人之禮降於君，故書行，不書還，史之旧文。

折衷曰：杜說非是，顧說尤非也。此為姦書，何暇書還。

○三年紀季以鄆入于齊。

杜預云：紀季以邑入齊，為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

折衷曰：季非字，又非貴之。凡國君之弟，以叔季之次稱之。如季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柝，許叔入于許，蔡季自陳歸于蔡，是也。季之入齊，紀侯之命也。不然則反耳，何獨貴季。

○四年紀伯姬卒。

杜預云：內女唯諸侯夫人卒葬，皆書。恩成於敵體。

折衷曰：杜全取穀梁為說也。徧檢經文，不然矣。不唯卒葬，雖歸嫁無事，則不書，無喪而書者，蓋傳闕耳。有有事而不書歸者，此又有說。今詳舉之：適諸侯者，隱二年伯姬歸于紀，七年叔姬歸于紀，此伯姬之嫁，非正夫人。然為後事故書之。莊二十五年伯姬歸于杞，成九年伯姬歸于宋，只三耳。皆後有喪，故而追書者也。鄆季姬杞，叔姬郊，伯姬杞，叔姬杞，此五人皆有事而無歸文者，闕追書也。此外無事而不書者，未知有幾姬。乃知雖適諸侯無事者，不登於策也。歸已然矣，況卒葬歸寧，皆無故則不書也。此卒葬二十九年，三十年叔姬卒。

葬僖十六年鄆季姬卒文十二年子叔姬卒成八年杞叔姬卒皆有故而書之但僖九年伯姬卒說者謂許嫁未適無傳則未知其故襄三十年宋伯姬卒葬此死于災且叔弓會葬故書也又適大夫書者二不書者一二十七年莒慶未逆叔姬宣五年齊高固未逆叔姬大夫書逆而不言歸不書者宋蕩伯姬是也莒慶無傳不知其故高固見逼而昏不可書者也蓋他鄉之娶必以聘來高固又及子叔姬來蓋亦以聘來也因考適大夫皆書故書逆而不書歸其不書者不來逆也

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林堯叟云自參以上非交邦之旧矣折衷曰毀責家何知旧方嶽之盟豈止參而已

齊侯葬紀伯姬

杜預云紀季入鄆為齊附庸而紀侯大去其國齊侯加禮初附以崇厚義故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禮葬之折衷曰加禮初附誠容有之然葬伯姬重在禮紀國何則紀侯大去齊不用干戈而取之臣子或散或降而伯姬在殯齊侯忍坐視之乎雖無季之降可葬者也杜謂季降之故故秋例又云紀侯大去其國令弟納邑附齊齊嘉而愍之恩及伯姬孔疏亦云紀侯由齊大去則是齊為紀讐而葬其夫人故解其意云云余不肯從故改之秋例又姬魯女故以來告大夫會葬故書齊侯葬紀伯姬也此然哉然云齊侯葬則非魯文故杜亦不以此註杜又云不書謚者亡國之婦夫妻皆降

莫與之謚春秋書婦人卒無稱謚者獨葬宋共姬是見為共公夫人時在平公世也非為謚焉國亡而無土謚者則有之降而莫與之由何言之乎

公及齊人狩于禚

杜預云公越竟與齊微者俱狩失禮可知

折衷曰國君何有如此杜說故以意改之

六年壬子突救衛

折衷曰王朝出將帥雖公卿無自救伐之文子突安得專救按既書人又書子突可疑也蓋傳省畧書人後人因誤省史傍也杜依穀梁為遷就牽合之說春秋焉有之

歸衛俘

折衷曰俘字公穀之經及左傳皆作寶杜疑經誤孔疏引說文云保從人巢省声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保字與俘相似故誤作俘耳晉氏按三家之經以音通字互有異同則此經為保字無疑矣胡安國云商書稱遂伐三豎俘其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叔辭也然三家經傳六而其五皆稱寶則左經之誤必然也歸俘歸寶本有別引伐三豎而一之膠柱之說也公穀何以釋辭改正文宋儒之暗理可笑

七年夜恒星不見

杜預云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凌雅隆云夜無日光則暗而恒星見不見者夜有月光明如書也

折衷曰杜意言日雖已沒其餘光猶不滅故夜明而星不見
凌意言已曰夜則無日光有日光則非夜也故为月光傳正
曰夜明也以言星不見之由二氏因又言夜明之由傳以實
言之二氏以臆斷之夫天變可以常理測乎明由安可知

星隕如雨

折衷曰如字穀梁訓而杜依之公羊訓似凌依之云如似也
言其狀似雨不可數偕同也即如字之義言與雨同蓋傳釋
經之意也按如訓似於文順也左氏以如为而故叙之曰與
雨偕也如訓似則不須叙也凌氏不取左氏則可也苟取左
氏不得为似而以同訓偕大是強

○八年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折衷曰此經無傳未知師何所用下甲午治兵傳唯曰治兵
于廟禮也亦未知何所用杜此解云期共伐邾陳蔡不至故
駐師于郎以待之下解云習號令將以圍邾此因下文師及
齊師圍邾逐文施解耳若徒從諸侯而伐邾則何如斯汲之
愚竊謂邾近于衛蓋六年公及諸侯納衛侯之時邾有不敬
於公公怒既期與諸侯伐之今出師而待陳蔡陳蔡變約而
不至故退還而治兵欲獨自前請諸齊之從焉乃共伐之邾
降于齊師魯主兵而齊獨專受之故慶父請伐齊師也此雖
臆度必然也不然當時之勢不應嘗議伐齊也公帥師次于
郎不可言公帥師故唯曰師也若唯曰公則嫌于非師此次
主師故也下圍邾相承稱師至秋師還文完成矣孔氏不知

之而云將卑師衆稱師則公不自將慶父請伐齊師是在國請耳慶父之請豈在國者乎凡將卑師衆稱師非春秋例也

秋師還

杜預云時史善公克已復禮全軍而還故特書師還

折衷曰公不聽於慶父不虧師徒而還故喜而書之雖善公在其中而非褒文也杜意春秋本無書還之法今善公時史特書以褒之夫子亦善之故即用旧史而不改也春秋當書則書豈拘之乎傳之君子是以善魯莊公遙承姑務修德以待時乎之言插入經秋師還之文而其義全成矣此因全師而還益知莊公之善左氏此法甚多若君子是以善魯莊公為秋師還之傳則非左氏之意焉非善讀左氏則不易知

九年齊人殺無知

杜預云無知弑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書爵例在成十六年折衷曰諸侯既葬乃即位而成君然未踰年則不稱爵雖未葬也踰年則書爵此先王之禮而春秋之法也然是嗣位之君雖弑立也位定而國人奉之者之事也若夫弑立而不終別吁無知者不能和國人而固位雖自立而為君國人猶為弑君之賊故匹夫殺而以國討告之春秋從告者也藉合列於會固不為君者春秋何強予之君又不列於會如楚穆王者春秋何得不為君杜一意以不列於會為言輒以成十六年為例彼非例也前既辨之猶見彼傳註杜誤會傳文而亦非例文也明矣能讀者自當知之

公伐齊納子糾

公穀並無子字而公羊云糾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胡安國云二傳作糾君子以為正

折衷曰古者稱大夫魯多以伯仲他國皆以子配謚呼之如趙宣子寘武子是也本是人子伯仲叔季之子而人臣之貴大夫為極遂以子為尊呼大夫曰子猶稱君曰公也此子限大夫也仲尼嘗為大夫故門人呼稱子自是而為己師者以子尊之如有子曾子是也此孔門已後之事而仲尼已前無是矣公羊不考古以後世視之妄立字貴於名子貴於字說以為春秋之法殊不知公子者公之子公孫者公之孫而非尊稱也凡他國書之會盟帥師者此未有氏故稱公子公

子

叔

孫也公子而弑君者見殺者出奔者也其他衛之晉鄭之突忽齊之子糾小白曹之羈赤邾之捷菑之類不書各以事為宜何有義下文齊人取子糾殺之公羊云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君前之故去子則不應後稱子也貴之故稱子則不應前去子也子之一字以別貴賤春秋寧有之君前之故去子春秋未有如此迂僻者子糾是二字名耳故傳鮑叔曰子糾左經有子字得正矣公羊取經於左氏而欲為宜為君之說故削此子字省字而無義則又設為前臣名之義夫糾非名乎附子字何為非名乎自有公羊此說紛紛綸綸無究已皆不考古以私智妄說者也孔疏引賈逵說辨之又辨不言存稍可此本不足辨安國所謂君子何者乎

齊小白入于齊

公羊云曷為以國氏當國也

胡安國云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係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

折衷曰：糾之伐齊納，則不係齊而為齊公子可知也。小白係齊而為齊公子可知也。文理明白，此外何義之有。齟齬家不知春秋任私心穿鑿，一則云糾宜立，一則云宜小白，皆無稽之言。自是之後，有小白兄弟紛紜之論，夫庶孽之爭國，何有兄弟於其間。儒者小器，焉知大義也。管鮑各從所奉，及其為君，則子糾亦可，小白亦可，故糾死而管仲歸乎小白，遂得行其志。故夫子大崇稱之，夫子欲往公山子狃佛佞仕陽。

虎亦是也。此非漢後儒者所知，故於子糾小白之間，漫立異同之說。何知春秋左氏自納子糾，至戰于乾時，為一傳。故杜以此條併納于糾，因致著齊字之義不明焉。過矣。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杜預云：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戰。

折衷曰：杜為夏伐而今敗，豈其然乎。非也。詳于經註。

孔穎達云：桓公入而國寧位定，公可退而不退，戰而敗績，是公之罪時。史書策不稱公戰，公敗為公諱也。若言此戰非公，折衷曰：此何罪。公蒙上公伐齊，故省公字。稱我師重於公字，豈諱乎。若以伐為非，則將處子糾於何地乎。齊又何必小白，齊人取子糾殺之。

杜預云公子為賊亂則書存實告殺而書存取殺者時史惡存志在譎以求管仲非不忍其親故極言之
折衷曰諸國公子豈皆卿乎其尊與卿等故凡公子經皆書之杜考未至故云為賊亂則書非也魯見迫而殺子糾不可以實書故書取殺耳用管仲在後當時時史何知其譎
自公羊取捨一子字起論諸儒嘖々聚訟至凌雅隆依胡氏云始以納之為非故去子以明其不當納終以殺之為非故又稱子以明其不當殺始大夫來盟立之魯納之正也春秋何非之戰敗而勢竭力屈見迫而殺之春秋縱非之一子字何見非之況前書亦有子字乎皆聖人之罪人也獨杜氏沈氏不言之可嘉尚焉沈氏辨賈逵非見于孔疏

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

杜預云不言侵伐存為兵主背莒之盟義與長勺同

折衷曰莒之盟桓公何與知之若以伐為背則魯先之也書

敗存師于長勺則侵伐不書而自明且諱之詳見于經註

荆敗蔡師于莘

杜預云荆楚本號後改為楚楚僻陋在夷於此始通中國然

告命之辭猶未合典禮故不稱將師

折衷曰禹貢有荊州則是荊州谷非國號也若中國魯衛存

宋秦晉則國號而非土名及州名故古謂之為氏也自漢有

淮南王濟北王等後世混之不復知國有號也如韓魏趙亦

國之曰號國滅絕因為地名及三卿得之因為稱號及為諸

國號

帥名

暗

侯仍以名國漢氏因循不知改之其封諸侯皆用地名號國後代元明清新制天下之號是不知而暗合于古也然天子無外不須國號如殷周是曰國之號指王都之言而非天下之號也亦是後世之所不知也楚者荆蠻之國不比中夏故總荆州諸國曰荆若言荆蠻猶總諸戎稱戎至後抗中國以土名別之稱楚也杜不之知故云後改又云告辭不合典禮誤矣詳于本註

以蔡侯獻舞歸

折衷曰疏引叙例舉杜說亦杜誤折衷詳見于胡子覽沈子逞滅

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鄆

四十九

折衷曰歸還歸之歸也繫之紀而無所嫌於歸嫁僖十五年鄆季姬亦還歸也而所歸是鄆固無所嫌故不繫之鄆杜以與嫁文同故云以初嫁為文賢之也果然再嫁也何在為賢乎於鄆姬則云明中絕拍文為強說又二十九年三十年記叔姬卒葬杜云賢而錄之叔姬誠賢也但有更而書于策者其卒皆書之不必賢之故鄆季姬亦書之因考僖九年伯姬卒公穀及杜皆謂已許嫁而未適者夫已適者無更則不書何況未嫁者乎必是二十五年歸于杞者經文脫杞字也有二十七年來寧杞伯來朝僖五年來朝其子之更故書也或曰僖二十八年杞伯姬來二十九年伯姬來求婦無及二十五年歸者乎則僖九年未死也曰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二

十七年杞桓公未朝、五年伯姬來朝、其子蓋桓公也、二十九年所求、非桓公夫人明矣、則是為己所生者求也、因知彼是僖公之伯女、而媵莊伯姬而歸于成公者、或成公別娶者也、媵而無卓異之事故、不書其歸卒也、別疑者、僖二十五年之蕩伯姬、非莊僖之女明矣、桓公之子共。

○十四年單伯會伐宋

凌稚隆云、說者謂杜氏見周有單子、遂誤稱單伯、亦為周大夫、其實魯大夫也未詳。

折衷曰、單伯之為周人也、傳文明矣、元年單伯送王后、公穀胡三家皆以為魯大夫、而此單伯三家並無異論、世儒皆尊崇胡氏、輒欲擁傳、故有說者之言、凌氏亦多依胡、故云未詳。

○十六年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孔穎達疏杜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為次、云禮記祭義云、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而春秋序會不先同姓而大國在上者、孔子修春秋有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也。

折衷曰、祭義無根之杜撰、何足言焉、夫德爵親四代皆貴之、先王之禮、各有所施焉、從所施而異也、豈一切以此別乎、且右有德則爵從、有爵則富從、故但德與親二者耳、宗廟尚親、朝廷尚爵、大學鄉黨尚齒、德常尚之、只是不尚富、虞夏商周同之矣、蓋古者天子一圻、諸侯一同、以衰且有方嶽之盟、而天下不相通、班序以爵大小亦從之、夫不大并小、則有晉楚

齊秦乎故以大小為次、主兵為先後、史因時權為之者、而非
典法也、謂夫子為之可乎、且富親豈文質乎、殷之貴富可謂
鄙矣、共貴親同日之談哉、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公羊會上有公字、穀梁無公字、曰不言公外內察一疑之也、

杜預云不書其人微者也

程頤云存桓始霸、伏羲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失
信也、

折衷曰、凌稚隆云、但書會不書公、或謂為莊公諱、或謂以微
者行、恐文字脫簡、愚按、此盟魯何者、獨得不公行、又何得以
微者會、脫簡毫無疑矣、諸儒何不思之、且公羊得左經原本、

伏疑仗

故有公字、最足證焉、穀梁得脫本、時已失原本也、宋儒之可
惡、必欲毀而誣人、夫魯何所見叛盟、殘賊哉、殘賊哉、且理字
者而暗於常理、可笑者、本有公者、惡失信、故去之、此故著其
惡也、何在諱乎、有公字則共諸公同、而無所見叛盟、將諱何
者而去之乎、要之見昧於好譏、詆人欲之私而不知也、

杜預云言同盟

折衷曰、傳云同盟于幽、鄭服也、同盟之傳言此猶多、故杜以
服異款同盟、然傳諸云某服故也者、非款同盟之稱、故有服
異而不畫同盟、非服異而書者、孔疏備舉、牽強遷就、而通之、
猶有所不能也、按古有方嶽之盟、而四方不相通、後世方嶽
破、然及春秋、猶各成黨、會盟結好、未有所統、故前此無稱同

書

未當作未

盟者齊桓出而始有霸諸侯皆受令天下為一焉同者合同而為一之謂也今鄭服而諸侯無遺中夏為一於是始稱同盟傳云鄭服也亦此義也自是之後而霸者是常無復所別而諸侯亦有從違故復作同心於霸主之義此時勢之漸轉稱謂也以此求經傳無不合者焉

邾子克卒

折衷曰杜云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是或然然無明證不可必故出于此陳侯亦無證然自幽會上之終於春秋齊桓進之外無謂意故加註猶存疑

十七年齊人執鄭詹

杜預云齊桓始伯鄭伐宋又不朝齊詹為執政大臣詣齊見

執不稱行人罪之也諸執大夫皆稱人以執之大夫賤故

折衷曰會盟畢而諸侯朝霸主此必是幽會鄭伯不朝故執詹此在會而執非來於齊而見執也幽會鄭始服何遽責其不朝且諸侯征役歷數月前月會于幽恐齊侯猶未還國

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折衷曰此經備書而無傳杜因公穀以意解之似是故且取之但冬來伐解云幽之盟魯使微者會鄆之盟又使媵臣行所以受敵則非也孔疏亦其可者取之鄙意於來伐註之

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杜預云陳人惡其殺其太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

告

凌稚隆云、未誓天子、故不稱世子、

折衷曰、皆臆度而不切、

及齊高傒盟于防

杜預云、高傒存之貴卿、而與魯之微者盟、齊桓謙接諸侯、以崇霸業、

折衷曰、公羊既有說、左氏亦異時言此義、杜何不從公羊而為鑿說、夫存卿來盟、魯何乏人、使微者與之盟、高傒亦不聽、且凡盟非可用微者者也、

○二十三年祭叔來聘

杜預云、穀梁以祭叔為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

折衷曰、祭畿內之國、而天子之內臣、此無異論也、經但曰祭叔來聘、祭叔祭之君、而為天子來聘邪、祭君使人來聘邪、祭叔祭君之弟、而為祭君來耶、此未可知也、但祭叔來聘、不成義、非衍聘字、則必有闕字、穀梁必以衰貶視之、雖不當、苟以禮來、則取之、春秋之義也、如說當云祭叔使人來也、

公如齊觀社

杜預云、齊因祭社、蒐軍實、故公往觀之、

凌稚隆云、以墨子觀之、公羊氏謂觀社為觀存女也、得之、

折衷曰、杜以觀社為觀蒐、夫曰觀社、則為社祭必矣、社祭而蒐軍實、安有此吏、杜曰、存社蒐軍實、使客觀之、之言、為此說、彼為遠啓疆、特社蒐非祭也、孔疏又引國語為證、國語不足、

據且彼但云觀民於社耳、凌意男女聚之處則得觀女、故取公羊、甚迂矣、公羊因有娶于齊為此說也、但為觀社祭可也、
荆人來聘

杜預云不書荆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辭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

折衷曰凌氏能得春秋之意杜不及知之

公會齊侯盟于扈

折衷曰杜云扈鄭地按齊魯之私盟何故遠出會于鄭地果鄭地乎鄭伯不可不與盟也鄭與盟乎不可不列于會也此為齊魯地必矣凡古之輿地不可知後世之地志不可信故皆削之而不註

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

杜預云公羊傳以姜氏要公不與公俱入蓋以孟任故折衷曰以不書公以至故云然夫諸侯之女既嫁不在室謀而途要之者豈有之乎蓋諸侯自外至則朝廟而告至故先夫人而反之禮或有之又雖公以至以朝廟故別書以此連下戊寅大夫宗婦覲故別以八月丁丑起文亦不可知也公羊杜預為誣罔之說又按禮婦三月廟見杜云丁丑入而明日乃朝廟無明文難從

郭公

董彥遠除正字謝啓云殘經不悟於郭亡闕文徒存於夏有馬不足一者既失其金虎多於六者自乖其數

又按凡臣帥師者必稱帥師人君則否故知他國但稱師者
臣帥之也人君如此經者稱人也

荆伐鄭

凌稚隆云以州舉狄之也

折衷曰凌義是公羊之說也此非故以狄舉之楚在僻陋故
春秋後來與狄同文稱荆二十四年稱人以來聘進之也今
覆旧後及強大與諸夏無異毫釐致繆不可不辨

大無麥禾

杜預云書於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

折衷曰如杜說當云粟也不可云禾張以寧以麥為五穀之
總稱無所見亦非也

母弟在稱弟之例但為卿則或不然乎

○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

杜預云不稱名非其罪例在文七年

凌稚隆云罪在專殺而見殺者是非不論也故止書其言而
不書姓氏

折衷曰杜讀文七年傳不精熟凡書見殺者之名皆為其罪
大謬有罪於國者以國討而稱曹殺又稱曹人殺不在見殺
者之名也晉陽處父狐射姑殺之而以國討傳曰書曰晉殺
其大夫侵官也非稱名莫明焉無罪而見殺應故書名以著
其無罪何以名為罪凡不向有罪無罪不書見殺者名則不
應用書者也如文七年殺者不可書故以宋殺而見殺者無

罪故沒名此不得已之變也杜徒見傳文不稱名非其罪也而不得其意以誤一部春秋此經蓋闕誤或如文七年之例凌氏以國殺為專殺之罪是胡安國一家之私例不足言焉宋人殺其大夫司馬此書其官也大夫爵而非官凌混之

○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杜預云禮臣既卒不名故稱子

折衷曰玉藻云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也杜據之然彼文特云士則知大夫稱大夫不然也況魯國之史而書他國大夫之沒非有所褒則何稱字原仲蓋非字也或問曰他國之君生稱爵大夫稱名君薨稱謚稱公則字大夫非其所子曰君薨不稱爵者為嗣君諱也非謚則無可稱者公

是國君之通稱雖子男稱公凡自他無葬臣下之禮何以字稱之曰不書則已苟書則稱字其宜也曰非有為我褒之而載他臣之字於策則我不知焉必也為季友

○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杜預云齊侯稱人者諱取賂而還以賤者告

折衷曰諱取賂故以賤者告大非理也齊侯自行魯何不知焉其取賂魯可不知也而為之以賤者告不庶反著之乎此不須告而書者也隱十一年有不告則不書之例是傳示周公之大法且謂可告者而不告也春秋之時有雖不告而不得不書者杜甚拘例傳不如此板故隱五年既書衛師入郕是非書告也杜不知而云將卑師衆稱師春秋無此例非也

又按凡臣帥師者必稱帥師、大君則否、故知他國但稱師者、臣帥之也、人君如此、經者稱人也、

荆伐鄭

凌稚隆云、以州舉狄之也、

折衷曰、凌義是公羊之說也、此非故以狄舉之、楚在僻陋、故春秋從來與狄同文、稱荆二十四年、稱人以來聘、進之也、今復曰、後及強大與諸夏無異、毫釐致繆、不可不辨、

大無麥禾

杜預云、書於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

折衷曰、如杜說、當云粟也、不可云禾、張以寧以麥為五穀之總稱、無所見、亦非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服虔云、不言如重穀、急辭以其情急於糴、故不言如存告糴、乞師則情緩於穀、故云、如楚乞師、

折衷曰、飢師皆係於民命、曷有緩急於其間、殺令有之、春秋何以文辭示之、且不如是鑿々、是史異辭、何有義、

二十九年城諸及防

折衷曰、為別二邑、故言及也、孔穎達已云、同時城二邑者、皆言及是而足矣、而又舉穀梁何休、賈逵說論異同、此有何義、

三十年次于成

杜預云、將卑師少、故直言次、存將降鄭、故設備、

趙氏云、魯蓋欲會存圍鄭、至成待命、聞鄭已降、不復行、

折衷曰、杜粗據穀梁、近來存魯特親、其圍鄆有何懼為之備、無故而臨兵于境、反啓隙、故趙氏不從、然無令而出師、以待命、雖魯奉齊厚矣、何有之、諸士何不能闕如不知者、而強為意料之言、下文鄆公穀並云紀之遺邑、杜因之、又云紀附庸、並無考據、何好鑿之甚、

〇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捷

杜預云捷獲也、獻奉上之辭、齊侯以獻捷禮來、故書以示過折衷曰、杜以捷為獲、大是強、孔疏以傳之遺俘為獻捷、因引襄八年傳、鄭伯獻捷于會、與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以為獻俘謂之捷之證、是又為曲說、附杜、鄭伯獻捷于會、無俘字、獲司馬燮獻于邢丘、無捷字、同者獻字耳、因謂捷俘同、可乎、獻捷

與遺俘本自別也、襄二十五年子產獻陳捷于晉、此時不遺俘而言獻捷、是其證也、杜以捷為獲者、據傳云諸侯不相遺俘也、殊不知此帶說也、且言獻捷、唯天子有之、而亦夷狄已中國則不獻之、諸侯俘亦不相遺、况獻捷乎、杜讀傳不精、大致謬矣、此傳但言獻捷之非禮、然自有霸主不得無此事、故鄭伯之於會、司馬燮之於邢丘、不宜以非禮視焉、按齊伐山戎、魯與謀、告之則其所也、但使人如告成、三國可也、而自來親報捷、雖非如獻于天子之禮、而過於禮、故書獻捷以戒之、又按獻本獻酬之獻、同奉上之辭、然非必卑獻於尊、雖春秋魯私書、不應自自尊而卑齊侯、故知不然矣、

王葆云、前年遼事、山戎有恃勝危師之道、故抑而稱人、今以

方伯而獻捷于侯國、有矜功失節之耻、故愧而稱爵、
折衷曰、凡稱人皆抑之也、凡稱爵皆愧之也、不然、王葆何由
知而言之、且問其不抑不愧者、將何以稱之乎、春秋果如此
者、仲尼是不知道理之人也、山戎病燕、故伐之、是霸者之事
業、且戎猾夏而攘之、可褒賞者、何以非之、恃勝危師、凡師皆
然、何特在山戎、夫爵尊稱也、有矜功失節之耻、故稱其尊爵、
此何義乎、故云仲尼不知道理之人也、仲尼豈然乎、皆後儒
誣之也、言西則為譏、言東則為譏、於是乎牽強矯誣、結構附
罪、春秋無非譏者、此宋儒以後之變也、余謂之殘賊、豈誣乎、
夫宋儒之害道、不祇夷狄猾夏而已、詩曰、戎狄惟舊、荆徐惟
懲、非務攘之、則道不明矣、余故極辨之、

凌稚隆云、齊、大國且霸主也、卽欲自誇其功、
迺甘屈已以詣魯廷哉、李廉氏謂、齊侯自伐戎歸、道經魯而
躬來也、事疑有之、然亦無據、惟郭登氏以為秦火之後、宜多
殘缺、安知齊侯之下、不脫一使字、斯言得之、

折衷曰、魯在齊南、山戎在北、歸途不經魯、或齊侯歸、遂來有
之、雖齊侯來、但報捷耳、非以獻捷之禮也、若使人致應、如告
成、三國不常赴征伐也、無由書獻捷、則躬自來明矣、因考齊
大國且霸主也、而自屈獻捷於魯、萬一無有是變、蓋魯鄰國、
善親附齊、且女壻也、桓公甚愛公、其會于城濮也、不共共伐
衛、遇于魯濟也、亦不以公行、其優公可以見也、故常欲一來
於魯、而非朝則不能為、霸主不可朝、侯國今幸勝、山戎嘗與

愛

魯謀之、緣藉報捷而來也。然非禮，故史特書獻捷以戒之也。

〇三十二年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杜預云：齊善宋之請見，故進其班。

折衷曰：齊者侯伯也。今唯兩君相遇，雖善之，安使宋在上。繼合有之，赴告之辭不及之。魯史以傳聞進之乎？必不有此。變

公子慶父如齊

杜預云：慶父既殺子般，季友出奔，國人不與，故懼而遁。存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

凌稚隆云：慶父弑君而出，不言其奔而書曰如，凡其專權恣橫出入自如，國人不能制也。

折衷曰：杜不得事情，故後云國人不與，懼而適齊。又其云假

赴告之禮而行者，以稱公子故也。而閔二年出奔亦稱公子，乃其義不成，要不得其說也。慶父之變，大有緣故也。具於經註，猶詳于閔二年。凌氏此胡安國之說也。夫宋儒以窮萬物之理為學，而暗于常理，莫甚於宋學者。觀其談春秋，可以見也。凡開口輒譏古人，是理學之常態。唯我獨尊之見也。蓋天理未流行，而人欲熾所致也。但以是心求理，則不可有流行之期者也。慶父若專權恣橫，而國人不與，則河不自立，而出奔存乎？且奔而書如是，春秋予慶父也。窮理家之理如是者乎？不堪捧腹。

何



